

联系我们 —— 故事中国网 www.storychina.cn

2017

9月下



STORIES

故事会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18



好家风 好故事

中邮阅读
183read.com

www.183read.com



随身乐享!



“中国当代故事文学读本”系列七

故事会编辑部特别推荐



“中国当代故事文学读本”现已推出系列七, 一共六本:

- | | |
|-------------------|----------------|
| 1. 幽默讽刺 《逗你玩》 | 2. 惊悚恐怖 《日本新娘》 |
| 3. 言情伦理 《分手时不说再见》 | 4. 古今传奇 《刀客》 |
| 5. 悬疑推理 《致命三分钟》 | 6. 社会写真 《砸碑》 |

购买方法

- 1、中国当代故事读本系列七原价90元, 现优惠价: 80元。登录故事中国网www.storychina.cn网上书店购买, 支持支付宝和20多种银行卡支付;
- 2、登录故事会淘宝官方店shop36332989.taobao.com或扫描二维码进入快捷购买通道!
- 3、可以通过邮政汇款。汇款地址: 上海市黄浦区绍兴路74号, 邮编: 200020, 收款人: 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出版发行部, 电话: 021-6433 8113。



动听的爱情



前阵子，看了个短视频。片中，一位着装精致的老太太，总是一个人来到伦敦的路堤地铁站。列车来了又走，她也不上去，只是安安静静地坐在站台的长椅上。只有当广播中响起“mind the gap”（请注意脚下安全）时，老太太的脸上才会浮现出一抹微笑。这个声音，对她而言，有着特别的意义，这是她已逝丈夫的声音……

这部短视频讲述的是一个真实的故事，片中的老太太名叫玛格丽特，而她已逝的丈夫劳伦斯，年轻时曾当过演员，也就是在那时，他为伦敦地铁北线录制了警示语“mind the gap”。

那些年，玛格丽特的家就住在北伦敦，几乎每天上班都要坐地铁北线，时常能听到地铁站里响起劳伦斯录制的那句警示语，但对当时的玛格丽特来说，这只是再普通不过的广播。

此后，机缘巧合，两人在一艘邮轮上相遇了。不久，他们便坠入了爱河，渐渐成为彼此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不过，随着两人年纪越来越大，劳伦斯的身体出现了问题，最终因病离开了人世。

丈夫过世后，玛格丽特总感觉心里空落落的，只有一件事，能带给她些许安慰，那就是去地铁站，听听丈夫的声音。

起初，地铁北线的很多地铁站都能听到劳伦斯录制的这句警示语。但是，随着地铁站广播系统的升级，最后，只剩下路堤地铁站还在播放。不过，对玛格丽特来说，有一个就够了。列车来了又走，广播播了又播。旁人听着冷冰冰的一句话，却是玛格丽特最温暖的慰藉。

可是，有一天，路堤地铁站也不再播放她丈夫的声音了。于是，玛格丽特写信给伦敦交通局，询问是否可以拿到丈夫这句警示语的录音。伦敦交通局的工作人员被她的故事打动，不仅为她找到了劳伦斯的录音，还决定给她一个惊喜——恢复路堤地铁站的旧广播。当玛格丽特再次在地铁站听到那句熟悉的“mind the gap”时，她的心中充满了感动。

一句普通的话语，会因爱情而显得格外动人；一则好的故事，也会因人们心中美好的情感而显得愈发熠熠生辉。

（插图：丁德武）

639

2017 SEMIMONTHLY 下半月刊

9月



STORIES

欢迎登录本刊主办的“故事中国网” (www.storychina.cn)



开卷故事	2
笑话 14 则	任万杰等 4
头条故事	
三张接骨方	顾敬堂 8
民间故事金库	
小算盘	吴滨 11
活佛	极目北望 52
诙段子	15
新传说	
就是不当贫困户	杨春萍 17
熟人的烦恼	熊萍 21
招工	孙国彦 29
难戒的酒瘾	邹艳菲 31
仗义的朋友	杜辉 34
传闻轶事	
算命不能贪	吴嫡 23
最后的绝招	林扶霄 40
海外故事	
功亏一篑	王瑞杰 37
东方夜谈	
斗贫	唐新宝 44
3 分钟典藏故事	48
情节聚焦	
多了一把锁	肖春荣 50
法律知识故事	
社保风波	李新忠 56
外国文学故事鉴赏	
抉择时刻	58
情感故事	
细细的红绳	廖华 62
中篇故事	
记忆	崔献平 66
动感地带	81
细节	82
网文热读	
手机	邵福军 84
阿 P 系列幽默故事	
阿 P 当捕快	刘振涛 86
幽默世界	
《杀手锏》等 6 则	曹景建等 91

2017年9月

下半月刊·绿版

社长、主编 夏一鸣

副社长 张凯

副主编 朱虹 吕佳

本期责任编辑 刘雁君

电子邮箱 nina_lyj@sina.com

发稿编辑

朱虹 王琦 赵媛佳 黄怡亲

美术编辑 郭瑾玮 王怡斐

本社办公室电话 021-6437 5030

红版编辑部电话 021-6433 2325

绿版编辑部电话 021-6433 6469

地址 上海市绍兴路 74 号 邮编 200020

主管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主办 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出版单位 《故事会》编辑部

发行范围 公开

出版发行部

发行业务 021-6431 3938

发行经理 钮颖

媒介合作 021-6433 8113

广告业务 021-6433 4376

广告经营许可证

沪工商广字 3100320080016 号

媒体部

新媒体 021-6467 7160

故事会互联网+

《故事会》微博 @故事会

《故事会》微信 story63

故事中国网 www.storychina.cn

《故事会》网店

shop36332989.taobao.com



国外发行 中国图书贸易总公司

印刷 上海四维数字图文有限公司

发行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报刊发行局总发行

国内代号 4-225 定价 4.00 元

特别提示：凡本刊录用的作品，即视为本刊已获得该作品与《故事会》相关的网上传播、汇编出版、电子和录音录像制品等权利。本刊向作者支付的稿酬，已包含了上述各项权利的报酬。如有特殊要求，请提前说明。未经本刊许可，任何人不得擅自使用（包括但不限于：以非法的方式复制、改编、传播、展示、上载）本刊刊登的作品。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笑话 ·

为啥身体好

一位老先生，年逾八旬，依然身强体健。记者采访他，问他保持健康的秘诀。

老先生说：“这要特别感谢我太太。每次我俩吵架，我都会出门，待上一段时间。回家后，我太太气也消了，我们就和好如初了。”

记者疑惑地问：“您是要告诉我，家庭和睦对身体好吗？”老先生摇了摇头，说：“这些年我俩经常吵架，我经常在户外活动，才能这样健康。”

(任万杰)



(本栏插图：包丰一)

放电

老婆：“老公，你当初和我恋爱的时候，两眼放光，对我挺来电的，现在怎么看都不看我了？”

老公：“我这不是勤俭持家，节约用电嘛。”

老婆：“那你看到年轻漂亮的女人，怎么就两眼放光了呢？”

老公：“我那是开启警示灯，提醒她们：我有老婆，请勿接近。”

(木子)

减肥

一天，悟空看见唐僧在喝茶，就问：“师父，喝什么茶啊？”

唐僧回答道：“减肥茶。”

悟空不解地问：“您这么苗条还要减肥？”

唐僧咬牙切齿地说：“减一斤是一斤，绝不便宜女妖精！”

(大浪淘沙)



看守丈夫

小丽问闺蜜：“看你的脸色不好，是病了吗？”

闺蜜摇摇头，说：“我没病，是我丈夫病了，我得日夜看守他。”

小丽疑惑道：“难道没有护士吗？”

闺蜜正色道：“正因为有护士，我才得日夜看守他！”

(陈洪盛)

不分男女

小男孩对阿姨说：“我妈妈又生了个小孩。”

阿姨想逗逗他，便问：“那是弟弟还是妹妹呢？”

小男孩皱着眉头说：“还没有穿衣服呢，谁认得出来！”

(李春迎)

排队的人

小伙子去买火车票，过了很久才买好。

女朋友问他：“是不是有很多人在排队买票啊？”

小伙子说：“其实排队的人不多。”

女朋友疑惑地问：“那你怎么去了这么久才回来？”

小伙子说：“因为不排队的人太多了！”

(海之深)

有个人失眠，去找医生。医生建议道：“当你躺在床上后，可以想象自己在海边，海水一浪又一浪地打在岸上。”

过了两天，病人又来找医生，说自己还是失眠。

医生问：“你认真照我的建议做了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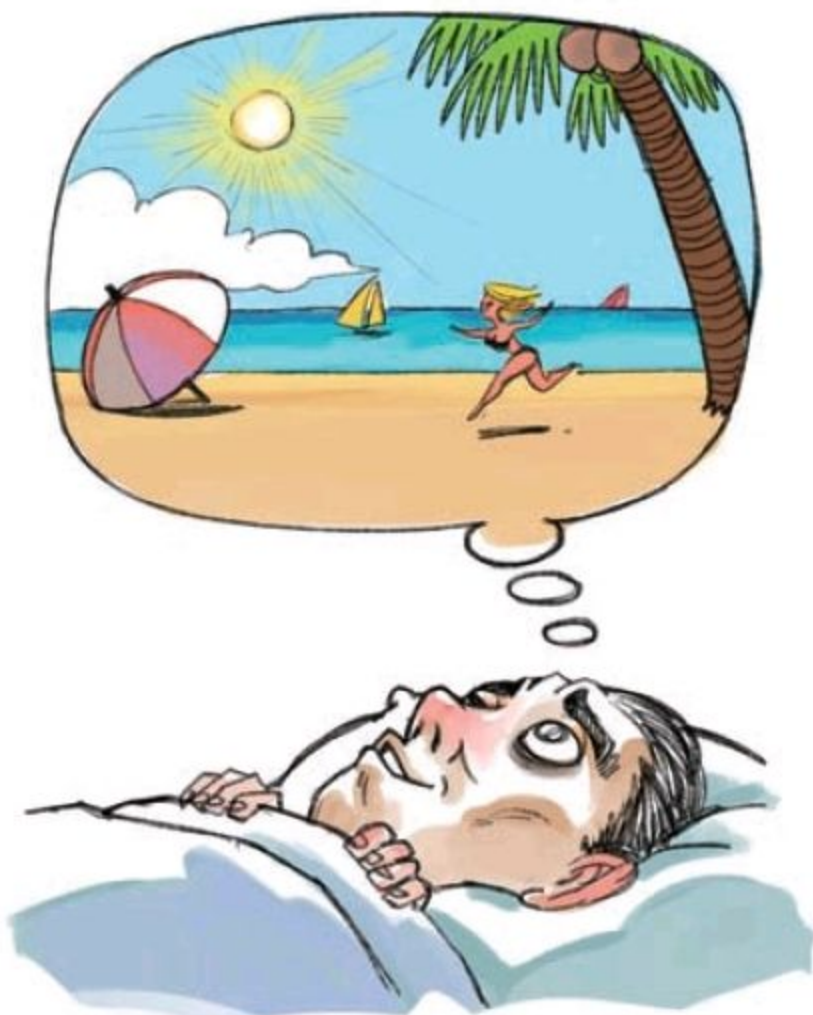
病人点点头，肯定道：“是的，不折不扣！”

医生不解地问：“那你为什么还睡不着呢？”

病人回答道：“因为那些穿着比基尼游泳衣、在岸边跑来跑去的美人！”

(田龙华)

想象力





· 笑话 ·

商业策略

法国小镇上开了一家大超市。这天，超市贴出一条广告：黄油 10 欧元。

大超市对面是家小店，店主是位老太太。她马上在自家小店的橱窗上写道：黄油 8 欧元。第二天，大超市改了一下广告：黄油 8 欧元。老太太见了，马上把价格改为 7 欧元。

这天，一位顾客对老太太说：“对面大超市采购成本低，可以卖得便宜一些。但是，像你这样的小店可承受不了。”

老太太狡黠地说：“我根本不卖黄油。”
(火箭熊)

信佛

这天，小倩把男友带回家，让母亲把把关。

母亲对小倩男友说：“我们家人信佛，如果你爱我的女儿，就必须信佛，你能做到吗？”小倩男友想了想，使劲地点了点头说：“能！”

过了几天，小倩告诉母亲，因为信佛的事，她和男友分了。母亲一惊，问：“难道他不愿意信佛？”小倩摇了摇头说：“他太信佛了。”

母亲糊涂了，问：“那你们为啥分？”

小倩哭丧着脸说：“他出家了。”

(任万杰)

比丑大赛

商场举办比丑大赛，一等奖五千元。老歪一听，来了兴趣。

第二天一大早，老歪就去参加比赛了，没过多久他回到家，气呼呼地跟老婆说：“该死的比丑大赛！”老婆赶紧安慰他说：“没得奖是好事啊，这说明你长得不丑。”

老歪听完更生气了，说：“要是那样就好了，人家根本没让我进去！”

老婆一愣，问为什么不让进。老歪叹了一口气，说：“保安拦住我说，这是业余人员之间的比赛，专业人士不能进。”(凹口凸口)





祖先的生活

小女孩问：“听说，我们的祖先没有电，没有电视，没有电脑，也没有手机，我不明白，他们是怎么生活的？”

小男孩想了想，说：“所以他们都死了呀。”

（李春迎）

建议

小娟最近手机话费用得太多，便打电话问客服：“我男朋友一个月只给我三十块钱电话费，请问能不能帮我换一个优惠点的套餐啊？”

客服淡定地说：“女士您好，我觉得您需要换的是男朋友。”

（千百度）

没素质

妈妈带四岁的儿子去旅游，刚进景区，儿子突然内急，就自己跑到路边开始小便了。

妈妈连忙制止，并责怪道：“怎么能随地小便呢？别人看到，要说你没素质的。”

儿子委屈道：“我实在憋不住了呀！再说，别人看到也不会说我，只会说那小孩家长太没素质了，怎么能教小孩随地大小便呢！”

（紫荷心雨）

约翰和朋友一起喝酒。当两人都喝得有些醉的时候，约翰对朋友说：“我想买一辆坦克。”

朋友回道：“那你买呗。”

约翰说：“可我没钱呀。”

朋友说：“可以贷款啊。”

约翰问道：“到时候没钱还，怎么办呀？”

朋友一拍桌子，道：“你都有坦克了，还怕什么！”

（莲花）



本栏目欢迎来稿。如有新鲜感、有精彩细节的笑话佳作尽快投寄给我们。来稿一经采用，即致稿费，最高稿费为一则100元。本期责任编辑电子信箱：nina_lyj@sina.com。



· 头条故事 ·

老父亲去世前，把家里祖传的接骨方分成了三份，给三个儿子一人一份。这三份接骨方到底有何玄机，让三兄弟都忍不住赞叹“姜还是老的辣”？

三张接骨方

■ 顾敬堂

张老爷子有一张祖传的接骨方。靠着这副药方的收入，张老爷子又当爹又当妈，一人把三个儿子养得跟牛犊子一般壮实。

可家里什么都好，就有一件事让张老爷子不顺心。仨小子挨着肩膀长大，脾气都挺火爆，经常为一点鸡毛蒜皮的事儿大打出手，把张老爷子气得每次都抡着棒子挨个揍一遍，过后哥仨还是该动手绝对不吵吵。

老大初中一毕业，张老爷子对他说道：“你不是喜欢打架吗？干脆你考体校吧，就去学拳击，有机会跑外国擂台上揍洋鬼子才叫本事呢！”

老大一听，这个好呀！他没费啥事就去体校了。



转年老二也读初三了，也准备学拳击。张老爷子不同意：“咱家又不是开拳击场的，你换个别的！”

老二立马说道：“要不我学摔跤吧，以后和老大动起手来也不吃亏。”

张老爷子上手给老二一顿揍，最后还是把他送去学摔跤了。

轮到老三时，他在中考的节骨眼上忽然病倒了，啥也没考上，一赌气不念了，仗着身体健壮，到矿上当了井下工人，成了哥仨中第一个赚钱的人。



转过年，张老爷子的身体忽然就不行了，老三赶紧把他送到医院，这头打电话让俩哥哥赶紧回来。等哥俩赶回来的时候，张老爷子回光返照一般精神了，对三个儿子交代起后事。

老大老二都在上学，正用钱呢，老爷子这一走，学费都成问题了。老三拍了拍胸脯说道：“爹，你放心，我挣钱了，以后大哥二哥的学费我包了，保证供他俩毕业。”

老大闷声说道：“这成啥事了，哪能让你供，不行我下来工作，供着老二！”

老二也不干了：“凭啥呀，你眼瞅毕业了，成绩也不错，我下来！”

哥仨谁也不让谁，吵个没完。老爷子喘着粗气说道：“别争了，要不你们哥仨打一架吧，谁输了听谁的！”

老大老二一听，撸起袖子就要动手，老三喊道：“停停停，没听咱爹说嘛，谁输了听谁的，我现在肯定打不过你俩，就听我的！”

老大老二这才反应过来，愣在那里不知道怎么办。

老爷子气喘吁吁地说道：“就按老三的主意办。另外，我把接骨药方分开了，你们哥仨一人一份，

谁也不许看别人的，有求药的，必须你们哥仨同时到场，各人配各人的方子，合在一起才是一副药，挣的钱除去学费，三个人分。”

老爹眼看着就不行了，哥仨也顾不上争执，一起跪在地上大哭起来。

之后的两三年里，因老大老二从事的运动都很容易受伤，每当队友骨折的时候，都会给老三打电话，三人各自按药方配好自己那份，然后合成一副药，非常管用。一来二去哥仨的接骨药名气越来越大，卖药的收入不但够老大老二上学用，哥仨还攒下了不少钱。

老大毕业后没能出国揍洋人，留在体校当了教练；老二干到省里，拿了回省摔跤冠军，也到站退役了，之后在中学当了体育老师；老三在矿上当了队长，小日子过得也不错。哥仨都结了婚，住得也不远，隔三差五约着喝点小酒，也不打架了，和睦得很。

老大老二琢磨着自己都有不错的工作，只有弟弟当工人，就想把自己手上那份接骨药方送给他，让他多挣点钱，可老三说啥不干，哥俩也没办法，遇到有骨折的照样还得三兄弟一起出马才能配药。



· 头条故事 ·

天有不测风云，这天老三媳妇突然给老大老二打来电话：“俩哥哥快来吧，老三在井下出事了！”

哥俩火燎屁股般地赶到医院。原来是矿井下落石头把老三腿砸断了，万幸没出人命。老三腿上打着夹板，安慰两位哥哥：“咱家是干啥的，骨折算啥大事？赶紧的，给兄弟配药去！”

老大掏出一张方子递给老二：“都这时候了，还玩啥神秘呀？老三，你也把方子给你二哥，让他一起抓了！”

老三掏出手机：“我存微信里了，这就发给二哥。”

“叮咚”一声，微信过去了，

老二打开一看，眼睛睁得老大：“啥玩意？这不和我的方子一样嘛！”

老大凑过去读道：“血竭、没药、自然铜、骨碎补……我的方子也是这个呀！”

三人愣了半天，没琢磨出老爹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还是老三媳妇反应快，笑呵呵地说道：“你们哥仨以前天天打架，老爷子准是怕你们兄弟以后不和睦，这才把方子拆开，让你们谁都离不开谁，你们手里的剂量都是三分之一份的，合起来正好是一副药的量。”哥三个听完相视一笑，你拍我一下，我拍你一下，说不出来的亲近。

用了自家的药，老三很快出院了，但还要在家休养，其间照样有许多患者前来抓药。这天，老三给俩哥哥打电话，让他俩一起来配药。俩哥哥很奇怪：“都一样的方子，你按三倍的剂量配不就得了吗？”

老三无奈地说道：“咱哥仨配药的事儿远近闻名，我一个人配，人家根本不相信，说我糊弄他们！”

三兄弟放下电话，脑子里不约而同地浮现出老爹的面孔，暗暗赞叹一声：“姜还是老的辣呀！”

（发稿编辑：刘雁君）

（题图、插图：孙小片）





小算盘

■ 吴 滨



贺大和贺二经营着父亲留下的粮栈，哥俩年轻没经验，生意不温不火。

这天刚开门，进来一个老人，他掏出四文钱说：“卖粮食的，拿俩火烧。”贺二一听气乐了：这批发稻谷杂粮的店里，哪有火烧？

贺大见老人眼睛不好，动了恻隐之心，拦住要赶人的弟弟，给老人找了个座，一看他的钱有两文还是假的，又添了十二文钱，让伙计去买四个肉火烧外带一碗粥。

哪知老人吃完还挑刺：“这儿够肃静的，没我都开不了张吧？”说着他一招手，“近前来，我教你几招。”大伙儿气得都不理他，贺

大没生气，权当哄老人高兴。老人在他耳边说：“别看我眼瞎，心可明白着呢，你后院大槐树下有宝贝，能助你发财。”说完他起身走了。

贺大半信半疑，到树下一挖，果然找到个铜珠铁框的小算盘，做工倒是精巧，却也没啥稀奇。他把算盘擦洗干净，顺手放在房里桌上，没再理会。

夜里贺大正熟睡，耳边响起“噼里啪啦”的声音。因为太累了，他迷迷糊糊的，睁不开眼，只听着好像是算盘响，接着是女子的说话声：“进林掌柜的货定赚五千两，把银子运进来吧。”接着似乎门开了，一阵响声后又一切如常了。

贺大以为就是个梦，可起来发现小算盘的盘面变了，显示盈利五千两！正纳闷，贺二来说大粮商林掌柜有急事找，贺大暗自称奇：



这林掌柜真上门了？原来林掌柜听说同州闹粮荒，弄了一船队的粮食去卖，不想天旱水浅，船队无法前行，只好请贺大把这批粮廉价收下来。

贺大觉得这确实是笔赚钱买卖，刚想答应，忽见贺二一个劲地使眼色，想必有话要说，于是说请林掌柜先走，自己随后再去看货。

林掌柜刚离开，贺二忙说千万不要收粮，听说这批粮在船上放久了，被湿气蒸得发了霉，别说人吃酿酒，喂牲口都不行，他找了好几家，人家都不要。

贺大心一沉，忙派人去核实，贺二说得果然没错。不过林掌柜确实很难，进退不得不说，又赶上天热时令病横行，伙计船夫差不多都病倒了，粮食没卖掉，缺钱看病就快出人命了。

听到这些，贺大看着小算盘，不由想起去年自己手头紧，林掌柜同意赊账的事。如今对方有难，自己本不好袖手旁观，要真收进来义利双收自然是好事，可梦中事哪有准，收了砸手里咋办？犹豫不决的贺大心一烦，忍不住随手一扒拉算盘，把盈利五千的盘面清盘了。

哪知一放手，盘面又恢复了，接连试了几次都是如此。贺大暗自

称奇，稍一思量便下了决心，让伙计通知林掌柜，按成本加一成共计一万两收购陈粮。林掌柜自然感激不尽，可贺二急了，成天埋怨哥哥拿买卖送人情。时间一长，陈粮堆在库房毫无出路，贺大心也慌了，暗暗埋怨自己不该迷信什么怪力乱神的算盘。

转眼俩月过去了，这天夜里，贺大睡梦中又听见算盘响了，这回女子说：“有人买陈粮，卖出大亏一万五千两，把银子运走。”跟着又是一阵响。早上再看小算盘，原本盈利的盘面变成亏损一万五千两！

吃罢早饭，贺二兴冲冲来说有人要收陈粮。贺大心中一动，算盘又说对了，可为何卖出就亏损了呢？转念一想，上次的盈利到现在也没应验，还是先跟来人谈谈再说。

哥俩陪着来人看了看陈粮，对方很大方，说愿意出一万五千两收购全部。一算净赚五千两，贺二大喜。不过贺大很冷静，倒不是全因为小算盘报亏，主要他觉得事有蹊跷，这些陈粮不值这么多。

那人倒也直率，说：“不瞒贺老板，同州旱灾粮荒，我家老爷接了替朝廷收购赈粮的大差事。朝廷给价不高，还要给当官的好处，所



以想到了这滥竽充数的法子。”

原来如此！贺大断然回绝：“你们这是坑害灾民，恕贺某不敢违反朝廷法度，这粮不卖！”那人顿时翻脸：“怕什么，有我家老爷顶着，再说这么多陈粮，你就打算一直放着？”看贺大依然不为所动，那人撂下句“你等着”，恨恨而去。这事让贺二很搓火，指责哥哥太不知变通，又大闹了一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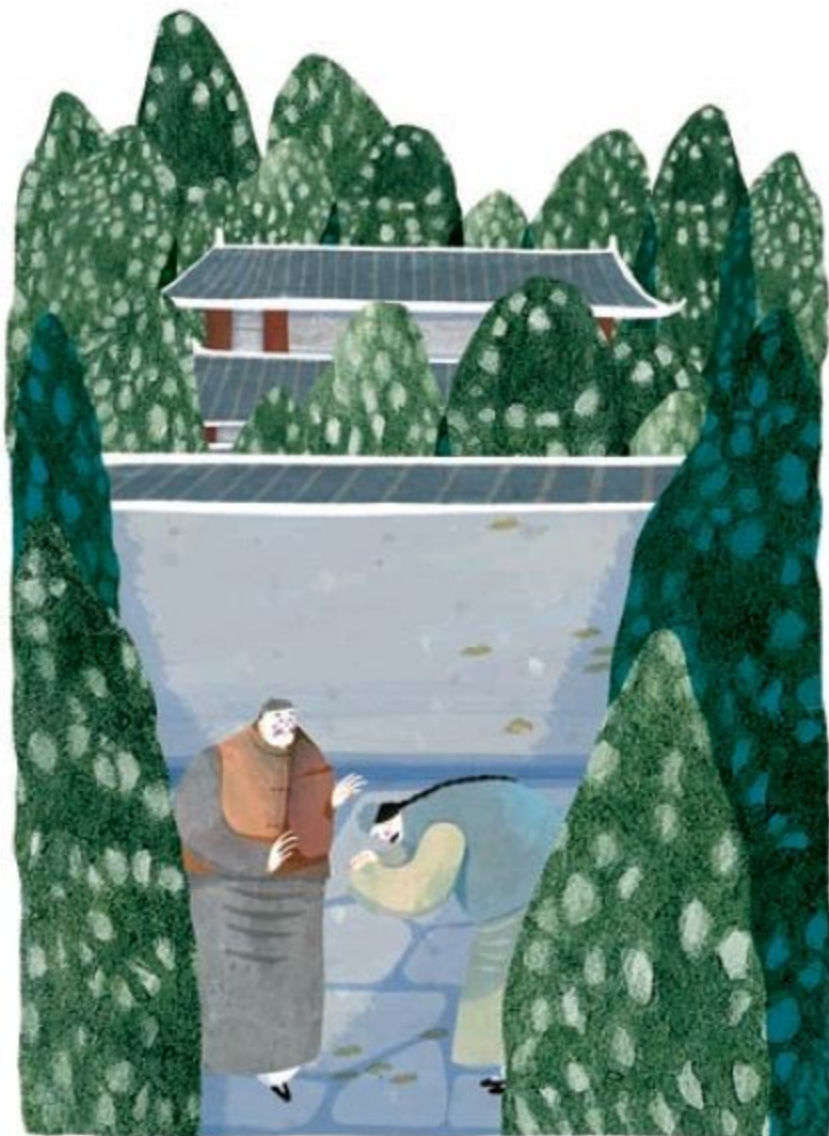
转天贺大外出收账，在僻静处被几个蒙面人绑进个宅院，领头正是买陈粮的那位。他阴险地朝贺大一龇牙：“你知道我的秘密了，除非一起干，否则只能灭口。”贺大毫不胆怯，正色道：“坑害灾民的事我宁死不做，你等贪赃枉法也不会有好下场！”说完他眼一闭正要等死，哪知随着声“好”，身后转出二人，原来是大乡绅尹泰。

尹泰先是作揖赔罪，随后说起三年前东州三十多人被砍脑袋的事，问贺大可知为何。贺大说是因为赈灾舞弊，尹泰说这些人有的是咎由自取，有的却是不知情被他人连累。自己和同州知府是好友，他托自己采购赈粮，可自己不懂行，找帮手吧，找了几个都感觉人不行。近来听说贺大收陈粮的义举，觉得贺大为人很好，可又怕人心难测重

蹈东州覆辙，只好假借买陈粮试探一二。

事情一说清，两方尽释前嫌，当下决定合作。正巧林掌柜上回得了帮助，派人送信感谢，贺大一说收粮的事，他立刻表示愿平价售粮。

贺大一算账，不仅平了陈粮的亏空，还净赚五千两。他细细一琢磨，整件事果然应验了收陈粮盈利五千两，若要是答应卖陈粮，不仅和尹泰的合作告吹，而且陈粮也卖不出去，里外里亏一万五千两。看来小算盘果真灵验，是个宝物。





账面是赚了，可收粮交粮还得有人跑一趟，贺大决定亲自出马，柜上由贺二代管。出发前的夜里，屋里又响起“噼里啪啦”的声音，这次贺大没睡实，瞪着眼都看清了：只见一个女子在桌前打着算盘，算完说：“这次出门净亏五千两，把银子运走吧！”

话音刚落，随着一阵响，从墙里推出一辆辆小车，每辆车里装着一大锭银子，推车的竟是一只只仓鼠。女子打开门，让仓鼠把一大溜银车都推出了门。完事刚要走，墙里又出来辆小车，她一愣：“还多亏半吊钱？”推车的仓鼠吱吱叫了几声，女子便把它放出门，又在算盘上加上这点亏账，随后便消失了。

这下贺大发愁了，出门亏损怎么办，想不干也不行啊，只好暗下决心一路要谨慎行事不能犯错。出人意料的是，买进卖出倒是顺风顺水，可等拿着银票回到家却发现出事了。原来贺二老想处理掉陈粮，找了个酒贩子合伙用陈粮造酒来卖，结果出了事被官府收押了。

好在没出人命，贺大一番奔走搭救，最后赔了一万两银子才把贺二救回来，赚的钱赔进去不说，果然又亏了五千两！为此，贺二后悔不迭，表示要痛改前非。正说着，

外面有人喊：“掌柜的，照上次再给我来份火烧。”那个算命老人又来了。

老人先塞给贺大二十六文钱，说：“我不占你便宜。”然后他坐下问，“怎么样，小算盘灵吧？”想想这一番波折，到头来却赔了钱，贺大苦笑一声说太灵了。老人说既然灵，那以后做买卖靠它定然发财。贺大摆摆手说：“不用它也能发财。”

老人一愣：“为何？说说。”贺大说：“最近这些事都说了一个理，做买卖想发财只有货真价实信义为本。”老人双挑大拇指：“金玉良言。”说完他拿出酒壶往桌上一放，“那好，我前些日子，花了半吊钱买了这陈粮酿的假酒，你得赔吧！”

（发稿编辑：刘雁君）

（题图、插图：孙小片）

您手中有没有得意之作？本刊辟有二十多个原创性栏目，如新传说、我的故事、情感故事和中篇故事等；您读到或听到的好故事想和大家一起分享？3分钟典藏故事、外国文学故事鉴赏和谈段子等都是本刊推荐性栏目。热忱欢迎来稿，可从邮局寄发，也可从网上传递。邮寄地址：上海绍兴路74号《故事会》杂志社，邮编：200020；本期责任编辑信箱：nina_lyj@sina.com。



机智问答

- ◆ 问：懒人减肥靠什么？
答：消化能力！
- ◆ 问：在没有人帮忙的时候，怎样从车外拍自己开车的照片？
答：开快一点，就会有摄像头帮你拍照了。
- ◆ 问：为什么不建议在朋友圈发自拍？
答：要做个善良的宝宝，不要让人轻易嫉妒你的美。
- ◆ 问：矮是什么感觉？
答：所有人见到我都抬不起头。
- ◆ 问：为什么家长只看成绩？
答：因为他们步入社会多年，看不懂题目！
- ◆ 问：那些说“马上就到”，结果等了半天也没到的人，到底骑的是什么马？
答：旋转木马。

(推荐者：潘 焯)

最尴尬的事

- ◆ 春节期间，小明去亲戚家玩。临走前，亲戚朝他冲过去，把手伸向他的口袋。小明以为是红包，极力躲避，结果亲戚说了一句：“这几颗糖别浪费了，在车上吃！”
- ◆ 小丽第二天要上台演讲，但是她想要穿的高跟鞋有点大。于是，小丽想了一个办法，前一天拼命喝水，让脚水肿，鞋子就不会大了。然而演讲当天，小丽脚没肿，脸肿了……
- ◆ 电梯里，因为人太多，大家都在讨论超重的问题。一个阿姨说：“不会超重的，电梯里面一个胖子都没有。”阿姨刚说完，所有人都看向了角落里的一个小伙子……
- ◆ 一天，妻子下班还没到家，丈夫先订好了外卖。当敲门声响起的时候，丈夫隔着门甜腻腻地问道：“是我的小可爱吗？”门外的人，粗声粗气地喊道：“不，是外卖！”

(推荐者：卧 龙)





· 段子 ·

各系学生说食堂

学校食堂的服务之差让所有学生都难以忍受，于是学生会召开了各系学生代表会，给食堂提意见。

- ◆ 数学系代表说：“不知度量衡标准是否有了新的调整，现在二两面包三口就啃完了。”
- ◆ 中文系代表说：“显然食堂有浪漫主义色彩，菜花里居然有两条肉虫在谈恋爱。”
- ◆ 美术系代表说：“食堂工作人员的围裙，简直就像我们的调色板一样绚丽多彩。”
- ◆ 历史系代表说：“食堂用的肉和香肠是哪个朝代的？我们系考古专业的同学们对此极有兴趣。”
- ◆ 化学系代表说：“食堂的面食能不能再做一下中和反应，我们觉得酸的成分太多了。”

（推荐者：潘光贤）

办公室与监狱的区别

- | | |
|---------------------------|-------------------|
| ◆ 监狱：大部分时间你都在一个3米×4米的空间内。 | ◆ 监狱：拥有独立厕所。 |
| 公司：大部分时间你都在一个2米×3米的隔间内。 | 公司：使用公厕。 |
| ◆ 监狱：一日三餐准时进食，完全免费。 | ◆ 监狱：亲友可探望你。 |
| 公司：进食不定时，餐数不一定，自己付钱。 | 公司：办公时间不允许处理私人事务。 |
| ◆ 监狱：表现良好可获得休假。 | ◆ 监狱：空闲时间可做健身。 |
| 公司：表现良好可获得更多工作。 | 公司：几乎没有休息时间，有损健康。 |
| ◆ 监狱：守卫为你开关所有房门。 | ◆ 监狱：离开监狱代表重获自由。 |
| 公司：自行开关所有的门，遗失门禁卡，将被罚款。 | 公司：离开公司前途茫茫。 |

（推荐者：吕一）

（本栏插图：孙小片）



吴老三一直摘不掉贫困户的帽子，他不往自己身上找原因，却挑剔起了挂钩结对子的干部……



贫困户 就是不当

□杨春萍

吴老三是村里的贫困户，多年来，这顶帽子一直没有摘下。说来也难，一是底子确实薄，二是怨他自个儿不争气，不肯脚踏实地去干，老想着一夜翻身。

这天，吴老三打算上山摘点八角，换了钱买肉买酒。走到村头，忽然看见一个陌生人骑着摩托车往村里来。那人见到吴老三后，就停车向他打听吴老三住在哪里。

吴老三一听，先警惕地打量了对方一下。只见来人四十来岁，长得文质彬彬，车把上一边挂着一个文件袋，一边挂着一块肉和几扎面条。

吴老三没有立即表明身份，而是问他找吴老三有什么事。那人说他是农业局的，姓邓，吴老三是他结对子帮扶的对象，今天第一次下来认亲。

吴老三心里大叫一声：果然没错，真的是上面安排下来的人！他脑子飞快地一转，说道：“吴老三啊，他们全家都去打工了，没人在家，邓干部，你还是别找他了！”

邓干部想了想说：“既然都来了，还是去看看吧，认个门也好。”说罢，他一拧油门就进了村。吴老三犹豫了一下，转身就往山上跑，边跑边想：真是倒霉，上面又派了



· 新传说 ·

个三无干部给我!

这些年，和吴老三同村的贫困户，都已经脱贫了。吴老三琢磨来琢磨去，从中找出了问题的关键：脱贫快的人家，跟那家挂钩对子的要么是当官的，要么是管事的，要么是有钱的，攀上了这样的高枝，不想脱贫都难。可自己结的对子呢？都是些既不当官又不管事也没钱的小干部，最多每年下来两三回，送点肉和面，没用！因此，他下定决心，一定要攀上一个高枝，一夜翻身。刚才他一看那位邓干部，就断定又是一个三无干部，所以故意不承认自己就是吴老三。

就这样，吴老三在山上挨到了下午，他料想邓干部应该走了，这才下山。哪知回到家门口一看，邓干部的摩托车正停在自家院子里。吴老三刚转身要逃，老婆却在屋里嚷了起来：“老三，你可回来了，县里有干部来了！”

吴老三只好硬着头皮进了屋。邓干部惊讶地说：“你明明就是吴老三，干吗不承认？”

吴老三尴尬地嘿嘿一笑：“我……邓干部，我不是故意骗你的，我是吴老三不假，可我不是贫困户啊！”

邓干部一听愣了，翻出带来的名册，指着吴老三的大名给他看。

吴老三挠挠头，笑嘻嘻地说：“邓干部啊，我虽然榜上有名，可我其实并不贫困，我不需要别人帮扶，你还是去帮一下真正的贫困户吧！”

邓干部气得连连摇头，却又无可奈何，看看天色已晚，只得匆匆告辞。

过了几天，吴老三正在家，忽然听到村子里传来一阵大动静，他循着声音来到了二蛋家，一看，原来是二蛋结对子的干部来看他了。也不知二蛋结的对子是个多大的官，反正镇里、村里的干部都陪着一起来了，浩浩荡荡一大帮人，带来的东西也不少，又是油又是米的。

吴老三看得两眼放光，情不自禁地喊了出来：“我也是贫困户！”这一喊，众人都奇怪地看着他。

吴老三豁出去了，冲上去说：“领导，我也是个贫困户，您还收人不？我也想跟您结对子……”

大伙儿一听，都忍不住乐了。那位领导呵呵笑着说：“老乡，每个贫困户都会有人来帮扶的呀，怎么，你的帮扶人还没来找过你吗？”

“来是来过了。”吴老三嗫嚅道，“可……可我不想和他结对！”



领导“哦”了一声，和蔼地问：“为什么呀？”

吴老三脸红红地憋出一句：“他……他是个三无干部。”

没等领导再问，一旁的村主任冲吴老三大喝一声：“老三，你喝酒喝昏头了，在这儿胡闹什么？什么三无干部？”

吴老三也来了气，立马就跟村主任吵了起来：“我还想问你呢！为什么安排给我的都是些小干部？不当官不掌权又没钱，靠这样的干部帮扶，我能脱贫吗？”

此话一出，大伙儿都怔住了。村主任一看不好，过去一把拽住吴老三就往外拖，一直把他拖出几十米外才松手，然后指着他的鼻子一顿怒斥。

吴老三认亲不成，又挨了一顿训，蔫头耷脑地往回走。回到家门口一看，邓干部不知啥时候又来了。吴老三一肚子气，说：“哎呀，你咋又来了？”

邓干部脸色十分难看，苦笑着说：“老三啊，刚才你说的话我都听到了，你说得

没错，我就是个三无干部，我没有能力帮扶你脱贫。”

吴老三愣住了，正要解释，邓干部冲他摆摆手，从包里取出纸和笔，让吴老三给他写个字条，声明不要他结对子帮扶。

吴老三尴尬极了，搓着手笑道：“邓干部，用不着这么认真吧？”

“你写！”邓干部板着脸一指，“你不写，你将来的对子还是个三无干部！”

吴老三一想也是，把心一横，拿起笔照着邓干部的要求一笔一画地写好了字条，还盖上了手印。邓干部收了字条，啥也不说，出门骑上摩托，头也不回地走了。

吴老三愣了半晌，心里也发起





· 新传说 ·

狠来：上面总得再安排一个干部给我吧？要是不安排，我就一贫到底算了！正想着，外面突然响起摩托声，一看，居然是邓干部又掉头回来了。

邓干部大步走进屋，说道：“老三，我虽然不跟你结对子了，可我有一条比较适合你的脱贫路子，你有没有兴趣试试？”

吴老三又惊又喜：“真的？什么路子？”

邓干部递给他一张字条，叫吴老三明天按照上面的地址去找他。

第二天一大早，吴老三就揣着字条进了城，照着字条上的地址找了半天，最后竟然来到了郊外的一片农田。吴老三正怀疑邓干部是不是拿他当猴耍，忽然看见田里劳作的一个人有点眼熟。走近一看，顿时傻眼了，这不是邓干部吗？只见邓干部一副农民打扮，戴着草帽，光着膀子，正在给菜苗浇粪。

吴老三忍不住喊起来：“邓干部，你咋种起菜来了？”

邓干部一见是他，笑了笑，也不说话。他放下活，把吴老三带进了田边的一座简易房。吴老三进屋一看，忍不住喊道：“邓干部，你就住在这儿？”

邓干部笑道：“我在城里还有

房子，这是我为了种菜特地搭建的，不过，现在倒是在这里住得多一些。”

吴老三不敢相信地看着他：“你一个当干部的，怎么还要种菜啊？”

邓干部“咕嘟咕嘟”喝了碗水，又抹了把汗，这才缓缓说了起来：“老三啊，上级安排我当你的帮扶人，我真的是心中有愧啊，因为我本身就是个贫困户。”

原来，邓干部还真是一个干部贫困户，他自己工资不高，妻子又没有稳定工作，家里还有孩子和老人要养活。去年他咬牙借了几万块钱，包了这片农田种起菜来。

听完邓干部的话，吴老三感慨地摇摇头说：“邓干部，恐怕你比我这个贫困户还要贫困啊！”

邓干部哈哈大笑道：“我今天叫你来，不是向你诉苦的，是想问你愿不愿意跟我一起种菜。你可别小看我这菜，它这个品种十分稀有，拿到市场上卖，收益可观哪！你要是愿意，凡是你种出来的菜，我按市场价收购，你不用担心滞销！”

吴老三愣了半天，结结巴巴地说：“真……真的？有这么好的事，我当然愿意！”

（发稿编辑：朱虹）

（题图、插图：潘胜奎）



熟人的 烦恼

□熊萍



有一个姓莫的屠户，长得五大三粗，加之有些社会关系，便在菜市场欺行霸市。

这天，他因短斤少两，和顾客发生争执，他抓起剔骨刀，把人家的手臂刮了一道血口子。顾客气不过，马上报了警。

两名警察赶到现场后，想要抓他，莫屠户舞着刀，踹了警察两脚，骂骂咧咧地嚷道：“别拿这一套吓老子，公安、法院，老子都有熟人！”

警察喷了辣椒水，这才摀住莫屠户，把他抓进派出所，案件报往县公安局。

莫屠户没说假话，分管社会治安的郝副局长正是他的亲表叔，莫

屠户经常拿这个表叔出来炫耀，派出所尤所长当然知道两人的关系。到了县公安局，尤所长把材料递给郝副局长，试探着问：“一个小小的治安案件，要不，拘留两天放了？”

郝副局长看了看材料，用眼角的余光瞟了尤所长一眼，尤所长的嘴角掠过一丝难以捉摸的微笑。局长快退居二线了，郝副局长正在和另一位副局长竞争接班人，在这个节骨眼上，出不得任何岔子。何况眼前这位尤所长，正是政敌的人，没那么好的心肠。

郝副局长仔细翻完材料，又打开执法记录仪的实时录像，在听到



· 新传说 ·

莫屠户高喊“公安、法院，老子都有熟人”时，他眉头一皱，拍案而起：“这还叫小小治安案件？飞脚踹干警，已经涉嫌妨害公务罪了，马上刑拘！”

尤所长一听，颇感意外，随即打起圆场：“这件事吧，说重了，够得上刑拘。不过呢，嫌犯也是一时激动，只要他认错到位，真心悔过，当治安案件处理，也并无不妥。”

这时，电话响了，是老家的人打来求情的。郝副局长声色俱厉地告诉对方：“在我们干警面前挥刀，性质很严重。不要说是我表侄，就是我亲儿子，都得依法办事，不讲人情！”

放下电话，郝副局长就签字刑拘莫屠户，尤所长竖起大拇指，说：“郝局，您大义灭亲，我们的工作就好做了。”就这样，莫屠户以涉嫌妨害公务罪的名义，被郝副局长签字刑拘了。

送走尤所长，郝副局长提起电话，想给县法院莫庭长打声招呼。还没拨完数字，他坚定地放下了电话。莫庭长怎会不知嫌犯是他堂侄？自己多此一举，反而不好。

经过一系列程序，案件送到了莫庭长手里。莫屠户的家人早就把关系疏通好了，莫庭长瞧事情不大，

也想判堂侄一个情节显著轻微，直接释放回家了事。

莫庭长悠闲地翻开卷宗，突然看见郝副局长的签名，原来是他下令刑拘的。莫庭长眼睛瞪得滚圆，这郝副局长不正是莫屠户的表叔吗？姓郝的是啥意思？

莫庭长拨通了尤所长的电话，请他晚上喝酒。

两人见面后，莫庭长问起立案经过。尤所长说郝副局长办了不少人情案，这次不知哪根神经搭错了，偏偏要严惩莫屠户。

一句话惊醒梦中人。三年前，自己曾经和姓郝的竞争公安局副局长，想不到他还怀恨在心，设局害人，幸好被自己识破了。亲表叔把表侄当棋子，当堂叔的又何必自讨苦吃？莫庭长这么一想，加上看了执法录像，见莫屠户口口声声宣称“法院有熟人”，他更加坚定地要严判莫屠户。

在经历了一场牢狱之灾后，莫屠户收敛了许多。朋友笑话他的表叔、堂叔不管用，莫屠户自我解嘲说：“都怪我嘴臭，幸亏公安、法院没熟人，否则，现在我还被关着呢！”

（发稿编辑：朱虹）

（题图：张恩卫）



生意上门

算命不能贪

□ 吴 嫡



明朝有个年轻人叫刘三，从小游手好闲，除了吹牛侃大山是把好手外，一无是处。他有个远房二叔是个瞎子，脸上有几道疤，自小学了算命打卦这一套，倒也丰衣足食，就叫刘三跟着他。

刘三对这事还挺感兴趣，跟着二叔四处游走，没几年就学会了算命，也算天赋异禀。

二叔在他出师单干时郑重地说：“小子，算命大部分都是骗人，骗人本身就不好，千万不能再贪，见好就收是行规，不能贪财，更不能贪色。学算命的瞎子多，因为看不见女色金银，贪念就小。你长得不错，又不是瞎子，所以我多嘱咐你两句。”刘三连声答应。

刘三直接去了府城，府城有钱人多，迷信的人也多。刘三靠着机灵很快就算出了名气，虽然没发大财，但也能吃香喝辣的。

这天来了个中年男人，衣着华丽，坐下就先扔了一吊钱。刘三顿时来了精神：“先生想算什么？”男人笑了笑说：“你算算我想算什么？”

刘三一看此人眼白发红，额头发青，一副酒色过度的样子，心



· 传闻轶事 ·

里已然有数。他微微一笑说：“先生所算，无非财色二字，依我看，桃花为主金为辅。”

那人两眼发亮：“果然名不虚传。咱们城里有一家王家肉铺，老板叫王大头，你可知道？”

刘三当然知道，那王大头十分迷信，办什么事都要选择吉日，刘三在他身上可赚了不少钱。可刘三不动声色道：“知道，不熟。”那人左右看看，小声说：“我有件事要拜托先生。”

原来，王大头去年买了个小妾，貌若天仙。那人见过后，就念念不忘，他想让刘三等王大头再来算命时，告诉王大头，这小妾命犯桃花，养在家里肯定生祸，劝他休了。说着，那人拿出一锭银子交给刘三，并告知他叫张磊，在城外张家集上做贩马生意，这是定金，事成之后必有重谢。

过了两天，王大头果然又来找刘三算命了。他要新开一家铺面，请刘三看看吉日。

刘三盯着王大头的脸，掐着手指念念有词，满脸痛惜道：“老兄的面相，有恶桃花之相。极少见，见之必有大祸。”

王大头惊慌道：“我确实喜欢

逛逛青楼，但出手大方，不会有人恨我啊。”

刘三说：“这祸不来自墙外，而是来自墙内。红杏出墙，你不但生意要败，还有性命之忧。”

王大头一拍脑袋：“小翠！我就说这贱货不会老实做我的小妾，自古婊子无情，戏子无义，先生说得有理。”

刘三心中暗喜，正要劝王大头休了小翠，没想到王大头从腰里拔出一把雪亮的屠刀把玩着，冷笑道：“承蒙先生指点，我倒要看看，哪个活腻了敢打老子女人的主意！”说完他拍案而去。刘三目瞪口呆，不敢做声。

第二天，张磊慌慌张张地来了：“我听王大头放出风声，谁敢对他的小妾眉来眼去，就把那人的眼睛挖出来。现在人们都不敢从他家门前过了，你没出卖我吧？”

刘三苦着脸说：“我刚说他小妾可能红杏出墙，他就火了，我还没来得及劝他呢。”

张磊连连抱拳：“先生一定保密，我可不想跟这家伙起正面冲突。”说完他就跑了。刘三心里惊慌，有心想离开府城去外地，可这阵子挣了钱就吃喝玩乐，没攒下盘缠，上路也难。



计上心头

正愁闷间，一个女人用纱巾挡着脸走过来问：“请问是刘先生吗？”刘三来了精神，女人的钱比男人的好骗，他赶紧说：“是我，你要算什么？”那女子声音轻柔：“我想请先生相相面。”刘三把她请到铺子里坐下，那女子把面纱摘下来，刘三顿时看呆了。这是个十分漂亮的女人，那身段表情、举手投足都那么优雅美丽。

刘三愣了半天才问：“你的姓名生辰八字是什么？想问什么？”女人轻声说：“先生，我叫小翠，是王家肉铺的人……”

刘三一听就明白了，怪不得张磊垂涎小翠，再想想王大头，真是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小翠哭诉道：“我的命苦啊！王大头一直对我不好，只是看我漂亮，才把我从戏班子里强买来做妾。他高兴了就折腾我，不高兴就打我，我只能忍着。这次不知为何，非

说我红杏出墙，天天打我，不让我出门。今天我是趁他外出要账，偷溜出来的。早听说刘先生是神仙，我想请先生解救解救！”

刘三恍然大悟，他自然不敢告诉小翠是他收了人家的钱，诬陷她红杏出墙，只能虚言安慰。可那小翠越发认定只有刘三才能救她，情急之下，竟跪在地上抱住刘三的大腿：“刘神仙，你救救我吧，这样下去，我非被他打死不可。”

刘三脸红心跳，血往上涌，他贪婪地看着美丽柔弱的小翠，一个邪恶的计划在脑子里成形了。他扶起小翠，低声说：“你命中注定有





· 传闻轶事 ·

此一劫，王大头是你前世的冤家，这辈子就是找你报仇的。我是你上一世的恩人，这辈子注定要救你。不过，你一切都得听我的，否则你难脱苦海。”小翠又惊又喜，当即答应。刘三对小翠嘱咐一番，让她回家了。

过了两天，王大头满头大汗地来找刘三了：“刘先生，你算得真准！我家两个肉铺的生意都清淡了，这可是大家买肉贴秋膘的时候啊！”刘三心里暗笑：你天天拿着刀喊，谁敢看你老婆就挖谁眼睛，谁还敢到你家肉铺买肉？可他嘴上却说：“惭愧，在下只是按麻衣神相推测的。你那夫人可还好？”

王大头闷声说：“也没啥事，但自从你告诉我以后，我就越看她越不对劲。她要不心虚，干吗那么怕我？”刘三说：“以我的推断，你夫人还没红杏出墙，只是命中注定有此一劫。若你能提前了断此劫，还是能恩爱到老的。”王大头高兴地说：“还请指教！”

刘三说：“要断这桃花，你首先要将夫人扶正。只要她还是妾，这桃花就难断。”王大头说：“这好办，反正我老婆死好几年了，扶正也不难。”刘三说：“但扶正要保密，只请里正和邻居做证就行，文书我

帮你写。千万不可大张旗鼓，走漏风声，而且要快，今晚就办。”王大头拿着刘三写的文书，签字画押，乐呵呵地回家了。

刘三本打算第二天出城去找张磊，没想到张磊先来了：“先生，那事办得如何？”刘三说：“我正要告诉你，事成了，你后天在鸡鸣城门开启时分，在城东五里外的破庙里等着，小翠明晚必被休，被赶出家门后她会找我算命，我让她城门一开就出城，到城东五里外的破庙，说她的有缘人在那里等他。”张磊大喜，再三许诺一定重谢。

第二天，刘三找到王大头说：“我算了一卦，明天凌晨，城门一开你就出城，直奔城东五里外的破庙，那里有个人，正是你命中劫数。你不能说一句话，也不能听他开口说一句话，直接杀了他。天还未亮，那里人迹罕至，不会有人发现。除去劫数后，你注定财源广进，子孙延绵。”王大头大喜，但有些犹豫：“我虽打架伤过不少人，但还没真杀过人。”

刘三看他意志不坚定，眼珠一转说：“你放心，那人其实不是活人。他是你开肉铺所杀的千万头生灵的怨气所幻化的，你把刀沾上狗血，杀完后一个时辰，那人自然灰



飞烟灭了。”

王大头这才放心道：“此事办妥，我送先生纹银百两！”刘三微笑不语。

灰飞烟灭

一切搞定，刘三忽然觉得特别困，很快就睡着了。不知过了多久，刘三悠悠醒转，觉得全身软绵绵的没力气。他想，得赶紧起来准备准备，天亮就让小翠去衙门告状。就在这时，他只听耳边有人轻轻说：“刘先生，你醒了？看来药劲不够大啊。”

刘三努力睁开眼睛，看见自己竟然在一辆马车里。天色漆黑，但他还是依稀看清了眼前的人。他大惊失色道：“张磊？我这是在哪里？”

张磊淡淡地说：“我看你迟迟不肯睡，就用迷香帮你一把。没办法，咱们得赶在城门关闭前出城啊，明天早上可不一定跑得过王大头。”

刘三惊恐地问：“你什么意思？”

张磊冷笑道：“你不是告诉小翠，王大头今天会在破庙里杀人，让她去告状吗？王大头会被问斩，昨天小翠已被扶正，有人证和文书，而王大头并无族人，家产就都归她

了。然后她再招你为婿，你就是堂堂正正的刘老板了。”

刘三冷汗直流，想要辩解却觉得说话吃力：“你怎么知道这些？”张磊冷笑不语。

说话间，马车就到了破庙，张磊把刘三背进破庙里，放在破旧的石墩子上。刘三挣扎着喊：“你要干什么？”张磊说：“王大头要在这里杀一个怨气所化的人，自然得有个人在这里等他呀。”

刘三拼命摇头：“你误会了，我没想害你。”张磊说：“我没误会，





· 传闻轶事 ·

是你误会了，以为我只是个贪恋美色的马贩子。其实，我和小翠是青梅竹马的师兄妹，在戏班子里私订终身。小翠却被王大头强买了去，我离开戏班子，留在此地，就是找机会救她出来。你就是天赐良机。”

刘三喊道：“我不信，你咋知道我会害你？”张磊说：“其实咱俩是老相识了。王大头找你算命，我觉得是个机会。之后，我就扮成各种模样找你算命，让你骗钱，确定你是个可以利用的贪婪之徒。你能为我的钱害王大头，就能为钱和美色害所有人。”

刘三咬牙说：“我死了你跑得了吗？那么多人见过你找我算命，官府会查不到你？”

张磊摇摇头说：“王大头就是凶手，官府还查什么？”刘三还是不死心道：“你和小翠成亲后，成了肉铺老板，总会有人想起你常去找我算命的。”

张磊随手往脸上抹了几下，忽然就变成了一个俊秀的年轻人，笑着说：“唱戏的不会化装怎么行？我找你去算命，名字和模样都是假的，等我这张脸出现时，就是苦寻未婚妻多年的落魄书生。”

刘三绝望地说：“我二叔说算

命的最精明，想不到连我都算计不过你。”

张磊点点头说：“你说得没错，我父亲就是算命的，不过他不肯教我，宁可让我当低贱的戏子。我说咱俩是老相识，还有一层意思，不过你还是别问了，免得心里难受。你太贪心了，若不是你想害死我，我也没法害死你。”说到这里，他把迷香喷在刘三的脸上。

刘三感觉自己慢慢坠入黑暗，黑暗中仿佛看到张磊扬长而去，而王大头正拿着雪亮的杀猪刀等着城门开启，小翠正在家里背诵他教的告状的话……但最后他想起的是那句话：“算命的不能贪，不能贪财，更不能贪色。”

半年后，王大头因在破庙里杀死刘三而被处斩。没人知道刘三为什么要化装成鬼脸在破庙里睡觉，不过他身边的酒壶让人认为他是喝多了发酒疯。

而王家肉铺改了名叫张家肉铺，新老板是个俊秀的年轻人，和老板娘小翠十分般配。不过，老板的爹就有点吓人，虽然深居简出，但见过的人说，他满脸刀疤，是个瞎子。

（发稿编辑：朱虹）

（题图、插图：谢颖）



招工

□孙国彦



大东开了家快餐店，这天上午，店还没开门，大东正在门口贴招工广告，忽然听得一阵吵嚷。

大东转头一看，只见一对中年男女正拉扯着一个二十出头的女孩。那女孩不停地挣扎叫喊，情绪显得很激动。看到大东，女孩竟猛一下扑上来抱住他，嘴里语无伦次地喊着“救命”。大东吃了一惊，试图挣脱女孩，但女孩却死命地抱着他不放。大东没办法，求救似的问中年男女到底怎么回事。

“唉，真是造孽啊！”男子伤心地叹口气说，“这是我女儿，被

黑心的男朋友给骗了，精神受了刺激，整天疯疯癫癫往外乱跑，谁的话都听不进去。”原来是这样。大东安抚着女孩，对中年夫妇说：“那你们快想办法把闺女领走吧，不要影响我做生意啊。”

中年妇女听大东这样说，连忙上来拉女儿。女孩却把大东抱得更紧了，大声地尖叫：“大哥救我！他们是人贩子！”男子听了，几乎要哭出来了，帮着上来拉女儿。女儿却尖叫起来，对他又踢又咬。

大东见了心里一紧，拦住那对夫妇，对女孩说：“妹子，把你的身份证给我看看。”女孩一个劲点头，连忙掏出了身份证给大东。

大东看了看身份证，问夫妇俩女儿叫什么名字。夫妇俩异口同声说，他们女儿叫张甜。大东点点头，把身份证递给女孩，劝慰她说：“妹



· 新传说 ·

子，听大哥的话，快跟爸妈回家。”

“天啊！”女孩绝望地号叫起来，猛然，她疯了一般劈手抢过大东衬衫口袋里的手机，照着橱窗狠命地砸去。随着“哗啦”一声响，橱窗玻璃碎落了一地。

女孩的举动让大东猝不及防，他一把抓住女孩，愤怒地大声呵斥：“你他妈疯了，想干什么呀你？”中年夫妇见女儿闯了祸，也愣在那里。

大东不再理会女孩，气呼呼地对中年夫妇说：“看你们闺女干的好事，你们赔我手机。”

男子愣了愣，随即一脸无辜地推脱说：“摊上这样的女儿，我们有啥办法？”女子也说：“大兄弟，这个女儿我们管不了，眼不见心不烦，要打要骂随你的便吧。”说着，她向男子递了个眼色就要走。

大东大喊一声“站住”，围观的人也凑上前来将二人堵住。大东再次怀疑地打量着他们：“就为一个手机，孩子都不要了，你们别真的是人贩子吧。”

男子委屈地辩白：“我们这不是赔不起，没法子嘛！”

大东突然眼睛一亮，又看了看手里的身份证，问二人：“你们女

儿生日是哪天？”

两人被问住了，一下子哑口无言。

大东冷哼一声，立刻打电话报了警。不一会儿，警察到了，听完案情汇报，要带人贩子和女孩回局里录口供。

大东忽然想到一件事，喊住了女孩：“奇怪，人贩子怎么会知道你的名字呢？”女孩说：“我这次到这儿来找工作，是第一次出远门，疏忽大意了，可能在火车站掏身份证时被他们看见了。”

大东点点头，咬牙切齿地说：“该死的人贩子，真是便宜他们了！”女孩感激地点点头，又说：“谢谢大哥救命，我刚才急中生智，知道他们不会为了我赔您的手机钱，这才把您的手机砸坏了。真是对不起，这样吧，我的身份证押在您这儿，等我回来赔给您。”

大东笑着说：“手机的事再说吧，你在找工作？考不考虑到我这儿来？”说着，他指了指门口的招工广告。

女孩感激地说：“当然愿意！谢谢大哥！”说着，她深深地鞠了一躬。

（发稿编辑：赵媛佳）

（题图：潘胜奎）



难戒的 酒癮

□ 邹艳菲



宋大宝是铁路道口看护员，平日特别贪杯，这天他喝了一斤多白酒，迷迷糊糊睡着了，结果火车来的时候没有封闭道口，一辆抢行的卡车被当场撞报废，司机也身受重伤。宋大宝因为玩忽职守罪被关进了监狱。

宋大宝悔恨不已，整个人生都被酒毁了！监狱里的张队长总找他谈心，鼓励他趁着服刑期间戒掉酒癮。宋大宝很感动，拍着胸脯保证好好改造。

宋大宝酗酒多年，有严重的酒精依赖症。冷不丁断了酒，整天跟丢了魂似的，白天出工干活还好些，一到晚上，就像有几百只蚂蚁在啃他的骨头，从心里往外痒。

折腾了十天左右，这股劲儿慢

慢过去了，宋大宝晚上能睡着觉了，饭量也增长了，人更是精神很多。他逢人就说戒酒的好处，发誓终生不再喝酒。一个叫板儿牙的狱友嘲笑道：“说得好听，在这儿你是没机会喝酒，要是有机会你照样戒不了！”

宋大宝嘴硬道：“人有脸树有皮，有能耐你弄点酒进来，看看我喝不喝！”

板儿牙冷笑道：“你又不是我爹，有酒也不给你喝呀！”

宋大宝看着板儿牙的表情透着得意，不由在心里嘀咕道：“莫非他能弄到酒？”想到这儿，宋大宝不由得吞了一口唾沫。

留了这个心眼，宋大宝开始暗中观察起板儿牙来。这一留意，还真发现了不一样的地方。板儿牙每



· 新传说 ·

隔三五天，一到吃晚饭的时候就会到厕所待一阵，等再回来的时候脸上就红扑扑的，身上还带着一股奇怪的酒味。

这可把宋大宝馋坏了，监狱管理特别严格，隔三差五就清一下“仓”，连根针都藏不住，板儿牙从哪弄的酒呢？

这天晚上吃饭的时候，宋大宝拿出几包方便面凑到板儿牙身边，讨好地说道：“兄弟，账面上没钱了吧？哥哥才买的方便面，给你几包。”

板儿牙疑惑地看了他一眼，接过方便面就泡上了，嘴里客气着：“这怎么好意思呢？”

此后，宋大宝每次到了统一购物的时候，总是多买一点送给板儿牙。一来二去，板儿牙感动得不要不要的，拍着胸脯说：“以后你就是我大哥了，有什么事，你尽管吩咐。”

宋大宝终于盼来了这句话，觑着脸说道：“你就告诉我从哪弄的酒，大哥可馋坏了。”

板儿牙犹豫半天才说道：“这事儿你千万别告诉别人。”

在宋大宝赌咒发誓之后，板儿牙才压着声音说道：“其实也没啥，咱们医务室就有一样东西，管得不严，隔三差五……”

板儿牙越说声音越小，宋大宝眼睛瞪得跟铜铃似的：“啊？这也行？”

板儿牙平时没人会见、没有通信、没人汇款，在监狱里被称为“三无人员”，如今抱上了宋大宝的粗腿，生活质量明显提高。这天，宋大宝就拿方便面贿赂狱友，去医务室弄了点“货”，准备狠狠过一把瘾。

晚上，张队长忽然带着管教冲进来，喝令全体服刑人员靠墙站立，把号子里翻了个底朝天，结果





什么违禁的东西都没找到。他狐疑地看了宋大宝和板儿牙几眼，又凑到两人跟前闻闻，依然没什么发现，只好语重心长地说道：“为啥进来的自己心里有数，希望你们不要重蹈覆辙。”

等张队长走了之后，宋大宝和板儿牙你看我我看你，得意地笑了：“酒”就在那摆着呢，可惜警官不识货！

可刚喝了两回，宋大宝就觉得浑身不舒服，身上起了紫癜，管教带着他去了医务室检查半天也找不出原因，倒是检查出宋大宝有胸膜炎的症状，于是给他开了些消炎药，让他回去吃。

宋大宝回到号里吃了药，躺在那休息，不一会儿，板儿牙发现他呼吸急促，满脸通红，两手撕扯着衣襟，显得非常难受。板儿牙吓了一跳，赶紧汇报上去，张队长立即带着狱警把他送到了医务室。医生看到他这种情况也非常吃惊：“这是药物过敏，不应该呀，我给他开的头孢，难道他最近喝过酒？”

监狱条件有限，简单处理之后，狱医立刻将他送到了大医院，做进一步治疗。

事后，张队长脸色铁青，气愤地瞪着宋大宝：“为了口酒差点把

命搭上！还有点脸吗？我那些苦口婆心的话都灌狗耳朵里了？”

宋大宝挣扎着从病床上爬起来，对着张队长磕了个头，痛哭流涕地说道：“张队长，感谢您救了我一命，我要是再不长记性真是连狗都不如了。”

张队长把他按倒在床上，冷着脸说：“早就有人举报你和板儿牙喝酒了，你老实交代，酒哪儿来的？平时藏哪儿了？”

宋大宝吭哧吭哧地说道：“就在床底的箱子里放着。”

张队长不信：“撒谎！为什么我们检查了好几次都没发现？”

一旁跟来的狱医忽然恍然大悟，指着他说道：“天哪，我说最近怎么总有犯人说中暑肚子疼，来开那种药，难道是……”

宋大宝沮丧地说道：“可不就是嘛……藿香正气水里面含酒精成分，干上一盒，晕乎乎的也挺过瘾！”

狱医哭笑不得地说道：“难怪你身上起紫癜呢，这是药物中毒了，你们这些酒鬼呀，真是让人防不胜防！”

（发稿编辑：刘雁君）

（题图、插图：陆小弟）



· 新传说 ·

仗义的朋友

□ 杜
辉



小卢是个出租车司机，他那辆车已经开了快六年了，三天两头出毛病。小卢想买一辆新车，可惜手头钱不够，没办法，只能求助亲朋好友。

小卢知道这年头借钱难，但没想到会这么难，那真是钉子碰不够、南墙撞不完。一个借字刚出口，笑脸转为哭丧脸；一个钱字未落地，六月变成腊月天。

小卢把能借的人都借遍了，还是没凑够那笔钱，他正发愁怎么办，突然想到有一位朋友那里还没去过，那人名叫大治，是个鬼精鬼精的人，谁也甭想占到他的便宜。但

眼下这情况，也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了。

于是，小卢来到了大治家，吭哧吭哧地好半天才说明来意。没想到大治一反常态，很干脆地问道：“你要借多少钱？”

小卢眼见有希望，鼓足勇气说道：“五千，可以吗？”

大治走进里屋，穿上外套出来，对小卢说：“老弟，我出去一趟，你安心等着。”说完，他开门走了。

半个小时后，大治回来了，他把一个手提袋放到小卢面前，说道：“这里面有一万块钱，我刚去银行取的，你点点数，拿回去用吧！”



小卢顿时惊呆了，好半天才能说出话来：“大治哥，我说的是借五千，你是不是听错了？”

大治很豪爽地挥挥手：“你买车缺钱，肯定不止缺这点钱，你不好意思多要，不过我心里有数。”

小卢感动坏了，但转念一想：不对啊，这不太符合大治这个人平时的处事风格啊！难道这里面有什么陷阱？小卢顿时警觉起来，试探性地问道：“大治哥，这利息怎么算？”

没想到大治听了这话，脸一下子沉下来：“老弟啊，你把我当什么了？放高利贷的？我今天把话搁这儿了，这笔钱你想用多久就用多久，一分利息不用出！”

小卢又是感激，又是惭愧，看来自己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这人啊，还真不能看表面，真正遇事的时候，才能看出一个人的秉性。这种雪中送炭的朋友，才是值得深交的。

之后，小卢顺利地买到了新车，他心里一直念着大治的好，几乎是逢人就夸。这天，他遇到一位朋友，谈起这件事时，才知道这位朋友不久前也得到过大治的帮助，而且他并没有向大治开口借钱，是大治看到他有困难，主动慷慨解囊。这么

一来，小卢对大治的敬佩之情更深了。

不久之后，小卢得知大治马上就要结婚了，于是赶紧想办法筹钱，人家办喜事肯定得花不少钱，这时不还钱什么时候还？人家讲义气，自己也不能太不识相！

不料，等小卢把一万块钱放到大治面前时，大治的眉头一下子皱起来：“老弟，你这是什么意思？我好像没催你还钱吧？”

小卢语气诚恳地说道：“好借好还，再借不难，你办事需要花钱，我还你钱不是天经地义吗？要等你说出口，就是我不对了！”

没想到大治不买账，他瓮声瓮气地说道：“你刚买了车，这才没几天，哪来的钱还我？还不是跟人借的！跟别人借钱还我，你还有没有把我当朋友？”

小卢还想再说什么，大治拿起装钱的袋子，一把塞到他怀里，斩钉截铁地说道：“我办事不缺钱，你别瞎操心了，钱你拿回去，手头宽松了再还我，再要推三阻四，可别怪我翻脸！”

从大治家出来后，小卢眼眶还有些发热，这么仗义的朋友，简直打着灯笼也难找，他在心里暗暗发誓，等大治遇到困难时，自己一定



· 新传说 ·

加倍回报。

没想到机会很快就来了，大治在结婚一年多之后，得了一场重病，需要巨额医药费，小卢知道后，把手头所有的钱都取出来，急如星火地赶往医院。

到了医院一看，大治躺在病床上，瘦得几乎脱了形。小卢坐在床边，拉着他的手，一个劲劝慰：“大治哥，你安心治病，钱的事好说，我这次带了三万，要是不够，我再想办法。”

大治眼圈发红，看样子快哭出来了，小卢赶紧劝道：“大治哥，你别这样，朋友们有难处的时候，你倾力相助，你现在遇到困难了，也轮到咱们出出力了。”

大治苦笑了一声说：“老弟，我没你说的那么好，我当初借给你们钱，也不是为了朋友义气，而是为我自己着想！”

小卢一下子愣住了，只听大治继续说道：“我那时和你嫂子谈对象，眼看就要谈婚论嫁了，我心里却打起了小九九，你嫂子什么都好，就是太小气，等她将来掌握了财政大权，我的日子恐怕就不好过了。于是，我动起了藏私房钱的念头，可藏家里吧，有可能被搜出来；存银行卡吧，也保不定会被发现。后

来我想了一个馊主意，把手头所有的钱都借出去，等结婚后没钱花了，就去找朋友讨债！”

小卢啼笑皆非道：“大治哥，这种鬼点子，也只有你才想得出来！”

大治叹了口气说：“结婚以后，你嫂子在财政上果然卡得很严，我原本还在心里偷着乐呢，觉得自己有先见之明，事先走了一步好棋，没想到，我得了这病以后，你嫂子二话没说，把所有辛辛苦苦攒下的钱全都取了出来，还到处去借钱……你看看我，办的那叫什么事儿啊？我真想扇自己几个耳光！”

顿了顿，大治接着说道：“现在你知道前因后果了，应该还我的钱你放下，剩下的钱你还是拿回去吧。”

“不！”小卢摇摇头说，“钱我不会收回去，不管怎么说，你帮助过我，这就足够了，而且——”小卢握紧大治的手说，“我们是朋友！”

大治感动地吸溜着鼻子说：“谢谢你，我知道以后该怎么做事、怎么做人了，真的！”

（发稿编辑：朱虹）

（题图：谢颖）



□ 王瑞杰

功亏一篑



1940年冬天，德国特工凯尔受命潜入英国伦敦，在一家酒吧见到了联络人——老牌间谍拉恩。

拉恩告诉凯尔，这次任务是到美国大使馆偷份重要文件，说着他拿出个纸袋：“这是计划的细节和大使馆的相关情况，到时我还会让空军掩护你。”

拉恩边把纸袋递给凯尔，边嘱咐说：“回去再看。记住，行动时一定要小心。”

凯尔嘴上答应着，可脸上却是一副无所谓的表情。

拉恩看着凯尔的态度，很是无奈，他喝了口酒，突然问：“你是德国的博堡人？”

凯尔一愣，心想：拉恩说对了，

可特工除了化名，其他都是保密的，自己说的也是标准的英语，没暴露口音，拉恩究竟是怎么知道的？

拉恩指指酒杯解释道：“你要的是弗兰肯葡萄酒，它有股特殊的矢车菊香气，你喝这酒时先闭上嘴用舌头上下弹了弹，然后慢慢咀嚼着咽下去，只有博堡人才这样喝弗兰肯酒。我说得对吗？”

拉恩说得一点没错，凯尔只能佩服地点点头。

说完这些，拉恩指了指门口的几个警察：“现在查间谍查得很紧，英国人的很多习惯和德国人不一样，稍有疏忽就会暴露，我们这行有句话叫‘习惯会出卖你’，你一定要小心再小心。”



见对方绕了这么大的弯还是想提醒自己，凯尔很不悦，嘴上敷衍地说了声：“我会的。”

凯尔回到临时住所后，仔细地研究了计划，做了周密的准备。

第二天下午，凯尔化装成办签证的人走进了美国大使馆。他先排了会儿队，等时间差不多了，便偷偷拿出片药吞了下去。工夫不大，随着一声惨叫，他口吐白沫浑身抽搐，倒在了地上。

工作人员赶紧找来大使馆的医生，经过检查，认定凯尔是癫痫发作，必须马上送医院。凯尔被抬进了一个小房间，由医生陪着。

因为那片药只能让发病的假象维持几分钟，凯尔不一会儿就醒了。凯尔趁医生不备，将他麻醉放倒，还和医生互换了衣服，把自己的假发和假胡子都摘了下来，给医生戴上。

一切完毕后，时间刚好到了五点，外面随即传来了警报声，这是德国空军为配合他搞的空袭。为应对空袭，伦敦启动了灯火管制，大使馆所有灯光都熄灭了。

凯尔推门走了出去。因为躲空袭，黑暗的走廊空无一人，凯尔顺利来到三楼大使的办公室前。他发

现大使和几个人正在谈论明天陪英国首相出席足球赛的事。见对方没有要走的意思，凯尔来到走廊尽头的窗户前，掏出袖珍强光手电，朝空中发了几个信号，随后隐身到一个安全的角落。

空中的德军发现信号之后，按照指示，在距离光点一公里外投下了炸弹。

大使办公室正好朝向爆炸点这边，气浪把窗户玻璃全震碎了，大使他们只好急忙躲进防空洞。

屋子空了，凯尔闪身走了进去，毫不费力地打开了大衣架旁的保险柜，把文件摊在桌上逐一拍照。正忙着，走廊突然传来说话声，随即门一开，外面进来俩保安。保安照例来检查各屋在刚才爆炸里有没有伤亡。

见无处可躲，凯尔急中生智抱住身边挂着衣服的大衣架，嘴里喃喃道：“小宝贝，你好迷人啊。”

两个保安虽然拿着手电，可因为空袭还没结束，没敢开到最亮。昏黄的灯光下，他们隐约看见两个人亲热地搂在一起，又听到这样的话，还以为撞见了大使的“丑事”，吓得慌忙灭了灯光，退了出去。

凯尔躲过一劫，他清楚是非之地不宜久留，便用最快的速度拍完



照，把文件放回了原处，抬腿往外走。因为外面很冷，外套又给医生换上了，凯尔便穿上了衣架上的大衣和围巾。

等凯尔出了使馆，空袭刚好结束，街上一片漆黑，行人稀少，雾气也开始渐渐聚集，正好方便他逃脱。

按计划，凯尔要去昨天那家酒吧，把情报交给拉恩。可刚走过两个街区，街对面就走来三位警察，他们边走边谈着第二天的球赛，其中一个抬头看看凯尔，目光落在了他的围巾上。

凯尔这才注意到，那条围巾是阿森纳球队的助威用品。

警察也是阿森纳的球迷，遇到“同道”显得很兴奋，朝他竖起了大拇指，看样子还想聊两句。

凯尔清楚只要一说话，自己对阿森纳一无所知，肯定会露馅。所以他只是笑了笑，随即快步朝前走，甩开了他们。

此时，凯尔只要过了马路，就到酒吧了。可他刚走下人行道，左边的雾气里传来一阵马达声：有车过来了。他忙停下朝左看看，等汽车出现让它先过。不想马达由远而近，又由近变远，估计汽车半路拐进了另一条街。

于是，凯尔接着往前走，刚到路中间，右边又传来一阵马达声，他赶紧停下，避让来车。随着车灯一闪，一辆轿车从他身后一掠而过。

随着轿车的驶离，凯尔突然意识到刚才犯了个大错误。

这时仨警察已经赶了过来，从三面逼住凯尔：“先生，请出示您的证件！”凯尔只能照做，警察接过证件看了看，问：“您是土生土长的英国人？”凯尔故作镇定：“证件上不都有？”

警察说：“您刚才那样过马路让我有些奇怪，英国行车靠左，英国小孩都知道过马路为躲避车辆应该先朝右看，走到中间再朝左看。当然这里也有些行车靠右国家的人，比如法国人，可他们拿的不是英国公民的身份证，所以我们有理由怀疑您的身份有问题。请随我们回去，接受进一步的检查，对不起，战争时期，请配合。”

凯尔清楚，一旦被带入警局审查就完了，想反抗更是默认了是间谍，他无奈地朝不远处的酒吧望了望，忽然想起拉恩的那句话：习惯会出卖你！

（发稿编辑：刘雁君）

（题图：佐夫）



最后的绝招

□ 林扶霄



乾隆年间的一个早上，剑客陆平刚练完剑，一阵急促的敲门声便在他耳边响了起来。不出他所料，来者正是城里武威镖局的大当家宋旋。

最近几天，两人常常碰面，宋旋的心思陆平是一清二楚的。宋旋见屋里没人，便开门见山道：“陆兄，对付致远镖局的计谋，不知你想得怎样了？要是再拖下去，我武威镖局可真的要没生意了。”

陆平没有直接回答，而是将宋旋引进了卧室，并从床底下取出一把宝剑。宋旋俯身看着剑鞘，不屑道：“光看这剑鞘，不像是什么宝物，陆兄有何见教，不妨直言。”

陆平笑笑说：“这剑鞘是我自己配的，确实不值钱，但里面的剑却是无价之宝。”说完，他一把抽出了宝剑，一道寒光划过宋旋的眼睛。

“这是唐朝名将郭子仪的紫阳剑！”陆平接着说，“对付致远镖局就全靠它了。”

宋旋心中一惊，道：“莫非陆兄想提此剑血洗致远镖局？”

陆平摇了摇头，还是淡淡地笑着：“致远镖局高手众多，尤其是那个胡笛蝉，更是身怀绝技，你我绝不可硬来。这事，我自有主张。”

当天下午，陆平赶到致远镖局，高价委托对方，将他珍藏多年的紫



阳剑运往其杭州老家。镖局的总镖头为表诚意，当下决定由镖局第一高手胡笛蝉亲自护送，明日申时启程去城南码头，走水路去杭州。

陆平疑惑地问：“如此贵重之物，岂可只由一人护送？”总镖头解释说，胡师傅会带上他的两个徒弟一起去的。

晚上，陆平来到宋旋家中，告知了致远镖局的安排，并说道：“胡笛蝉申时出发，酉时会到南郊。你我在那设伏，杀人夺剑！”

“杀人夺剑？”宋旋吃惊不小。

“没错！”陆平十分肯定地说，“杀了胡笛蝉，致远镖局将失去第一高手，我们也能夺回紫阳剑。然后，我们以紫阳剑丢失为由，向致远镖局索要巨额赔偿，到时，致远镖局人财两空，英名扫地，必定元气大伤。”

宋旋兴奋地一拍大腿：“好，好计谋！只是胡笛蝉武功高强，且有两名徒弟相随，就凭你我二人能是他们的对手吗？”

陆平阴笑道：“不必与其硬碰硬，我们只在暗中埋伏，待他们出现，便用乱箭射死他们。”

宋旋还是不放心：“听说胡笛蝉浑身都是绝招，能杀人于无形。陆兄真的不怕？”

陆平不耐烦道：“有什么好怕的？我们又不是与他贴身肉搏，先用箭将他射死，我们再现身，我就不信他一个死人还能把我俩杀死！”

宋旋想来想去都觉得陆平的计划无懈可击，决定依计行事。

第二天午后，胡笛蝉开始为他的远行做起了准备。他找来一个长方形木盒，将剑放在木盒里面，再用一大块布料将木盒层层包裹，直到做成包袱的样子，才将它背在了肩上。然后，他带着两个徒弟，并肩朝城南走去。

陆平估计得没错，胡笛蝉确实是在酉时赶到南郊的。当时，天色已经暗了下来，但还没到看不清人影的地步，这对陆平他们来说，正是下手的好时机。陆平与宋旋决定先同时把箭瞄准胡笛蝉，射死这只领头羊，然后再把箭射向两名徒弟。就这样，陆、宋二人屏声静息，拉弓以待。胡笛蝉果然没有防备，渐渐走入了他们的射程。

“放箭！”陆平轻声下了命令。转瞬间，两支飞箭直直刺入胡笛蝉的胸膛。紧接着，又有两支箭朝徒弟们射去，由于徒弟已经有了防备，其中一支射向小徒弟的箭，仅仅只射中大腿，而大徒弟更是毫发未损。



· 传闻轶事 ·

“师哥！”小徒弟催促道，“你没受伤，快回镖局报信。”

大徒弟虽不忍离去，但眼下情况危急，为了避免全军覆没，他只能咬牙往回跑，刚一转身，一支箭擦着他的耳朵飞了过去。他心知不妙，回头看时，小徒弟的胸前已插了一支箭，倒地不起。

大徒弟更不敢停留，拼尽全力往回跑。宋旋想要追杀，陆平一把拦住他道：“不要节外生枝，胡笛蝉已死，我们只管拿剑走人。”说着，他便一把拨开草丛，起身向胡笛蝉走去。宋旋自然也跟了上去。

两人飞快解下了胡笛蝉身上的包袱，又将弓箭往草丛里一扔，便匆匆逃离了现场。可还没走上百步，宋旋却突然惨叫一声，吐血身亡。

陆平猛然回头看去，只见胡笛蝉不知何时已站了起来。陆平心中大惊，正要出手，可胡笛蝉却又重新倒下，再也不动弹了。

陆平赶紧跑过去，抽出匕首，往胡笛蝉身上补了几刀。这回，胡笛蝉真的死了，而他的手中还紧紧握着一枚小石子。陆平不禁感到一阵后怕，如果让胡笛蝉再多活一口气，恐怕他也会像宋旋一样死于非命吧。这胡笛蝉随手从路边捡一颗

石子，就能取人性命，果然是有真功夫的高手。只是眼下，高手已经死了，什么浑身都是绝招，什么杀人于无形，难不成你还能变成鬼来杀我？陆平轻蔑地冷笑几声，又踢了踢胡笛蝉的尸体，这才转身逃离。

陆平一边逃，一边还暗自庆幸胡笛蝉为他杀了宋旋。宋旋一死，就没人知道他是本案主谋，而宋旋的尸体就留在现场，所有人都会觉得是宋旋想杀人劫镖，最终与胡笛蝉同归于尽，这就等于宋旋替他背了这黑锅。如此一来，他既可重新拥有紫阳剑，又可逍遥法外，还能以紫阳剑丢失之名，向致远镖局索要巨额赔偿，这真可谓是“一石三鸟”啊。陆平没有回城，而是决定先去邻县避避风头。

话说另一边，胡笛蝉的大徒弟已带着致远镖局的人马赶到现场，总镖头长叹一声，黯然流泪道：“人死了，镖没了，致远镖局大难临头啊！”

话音刚落，大徒弟却若有所思道：“镖头，师傅身边的剑好像不是他平日所佩啊。”

“是吗？”总镖头拾起了剑，开始打量起来，却未发现有何异样，便问大徒弟道，“这剑哪里不对了？明明是笛蝉平日所佩啊。”



大徒弟直言道：“剑鞘显然是师傅的，但您看剑柄，师傅的剑要比这短很多。”

总镖头这才恍然大悟地抽出剑来，只见那剑身近剑柄处，分明用篆书刻着“紫阳”二字。

“紫阳剑？”总镖头惊得目瞪口呆，“原来紫阳剑就握在笛蝉手上，没有装在包袱里。”

大徒弟也在一旁感慨道：“如此看来，师傅是把他平日所佩之剑装在包袱里了。”

总镖头钦佩地感叹道：“一定是这样的。包袱里的剑要么是他自己的，要么就是把平平常常的剑。笛蝉真是艺高人胆大啊！”

再说陆平，他一路疾行，连夜赶到邻县，找了间客栈投宿。酒足饭饱后，他回到房中，将门窗关严，挑亮了灯火，便打算解开胡笛蝉的包袱，好好看看他的紫阳剑。当他解开包袱，打开木盒，那熟悉的剑鞘映入眼帘时，他一下子慌了，因为他发现，眼前这把剑的剑柄，不像是紫阳剑。

陆平感到浑身发凉，酒也醒了大半。他咬了咬牙，一口气拔出剑来。令他更加意外的是，这把剑的剑身只有三寸长，确切地说，这不是剑，而是一把匕首。陆平望着空空如也的剑鞘，不知所措。正当他百思不得其解之时，一条黑色的小蛇却突然从剑鞘里跃出，一口咬在了陆平的脖子上。

很快，陆平便感到胸闷与心痛，他面色发紫，嘴唇发黑，视线开始模糊，呼吸变得急促，他怎么也没想到，已经死了的胡笛蝉，还能要他的命。

（发稿编辑：朱虹）

（题图、插图：刘为民）





贪官监狱里，七个鬼想选出一个首领，该按什么标准选呢？



□ 唐新宝



孙县长因为贪污受贿，被人匿名举报到了纪委。孙县长得知消息后，一害怕，结果心脏病就犯了，人一倒下，就再没醒来。

孙县长的鬼魂飘飘荡荡来到阴间，被关进了贪官监狱，这贪官监狱是阴间专门用来关押贪官污吏鬼魂的。

和孙县长被关在同一间牢房里的，还有六个鬼，他们和孙县长一样，生前也都是贪官。只不过，这几个鬼生前的官职比孙县长小得多，都是些芝麻绿豆官。为此，孙县长对这帮狱友很是瞧不上眼，总觉得和他们关在一间牢房里，有失自己的身份。

由于监狱里的生活实在太无

聊，时间一久，众鬼就熬不住了，都想找点事来打发时间。

这时，有个鬼就提议，要在七个鬼当中选一个首领。众鬼一听，觉得主意不错，纷纷赞成。

可是该按什么样的标准选呢？孙县长提议，按生前官职大小来选，官职最大的那个鬼就当首领。众鬼听了都直摇头，觉得太老套了。这时，又有鬼提议道：“要不这样吧，既然大家生前都是贪官，那咱们干脆就来一场斗贪大比拼，谁生前贪得越多，说明越有能耐，也就越有



资格当首领，不知大家意下如何？”众鬼认为这个方法很有新意，都同意了。

于是接下来，大伙儿就开始了选举流程。每个鬼依次发言，曝出自己生前贪污的数额，数额最大者就是首领。

第一个发言的是孙县长。孙县长心想，自己堂堂一县之长，生前贪污的动产加不动产，怎么说也有个八位数，岂是那群穷乡僻壤的芝麻官能比的。想到这，孙县长信心倍增，但他仍然故作谦虚地说：“虽说我是堂堂县长，但也没贪多少，总共也就一千来万吧。”

不料，孙县长的话音刚落，众鬼就哄笑起来。孙县长被笑蒙了。

其中有一个鬼笑得直咳嗽：“咳咳咳，才一千万，你是来搞笑的吧。”

“是呀！”另一个鬼接道，“堂堂县长才贪一千万，你可真是有辱贪官这个名号呀！”

孙县长被说得面红耳赤，低头不语。这时，第二个鬼迫不及待地：“我生前贪了五千多

万……”紧接着，其他几个鬼也一一说了自己生前贪污的数额。他们有贪七千万的，有贪八千万的，还有贪一个亿的。

听着众鬼的发言，孙县长只觉得冷汗直冒。他万万没想到，在七个鬼当中，他贪得竟是最少的，而且少得可怜。他原本的优越感此时早已荡然无存。

很快，选举结果出炉了，拔得头筹的是一个生前当村主任的鬼，贪污数额高达一个亿。孙县长因为贪得最少，在七个鬼当中地位最低。按规矩，地位低的鬼得听地位高的。所以，孙县长成了一个谁都可以使





唤的鬼。一会儿，这个鬼让他打洗脚水；一会儿，那个鬼又让他端尿盆。孙县长生前要风得风，要雨得雨，身边的人都怕他，可如今却被一群比自己小得多的芝麻绿豆官骑在脖子上，这叫他如何咽下这口窝囊气？孙县长就想改变现状，可怎么改呢？思来想去，他就想到要重回阳间，弥补缺憾。

于是，孙县长就找到贪官监狱的典狱长无常，希望无常能带他去见阎王爷，他好求阎王爷放他回到阳间。无常听罢，连连摆手，说：“这根本不可能，我们阎王大人铁面无

私，清正廉明，而且最恨贪官，让他放你回阳间，简直就是天方夜谭。退一万步来说，即使你真有通天的能耐让阎王大人放你回去，近期你也见不到他。”孙县长忙问为何。

无常叹了口气，道：“哎，还不是因为阳间近来反腐反得厉害，导致阴间的贪官鬼魂越来越多，贪官监狱已经鬼满为患了。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阎王爷就上了天庭觐见玉帝，想求玉帝拨款，扩建贪官监狱，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回来。”

孙县长听无常这么一说，很是失望，但又不甘心，于是央求无常帮他想想办法，并将随身携带的冥币往无常的办公桌上堆。起初，无常严词拒绝，因为阴间现在也在搞反腐，谁敢顶风作案？可随着桌上的冥币越堆越高，无常最终还是妥协了。

无常答应孙县长，趁阎王这两天不在阴间，他可以偷偷放孙县长回阳间，但只能放一天。俗话说“地下一日，地上一年”，也就是说孙县长可以在阳间待一年。时间一到，他就会立刻把孙县长的魂魄勾回。因为阎王爷这两天随时都可能回到阴间，一旦被察觉，他将吃不了兜着走。

孙县长听罢，大喜过望，虽说





只有一年，但对他来说已经足够了。不久，无常就找了个机会，把孙县长的鬼魂偷偷放回了阳间。

返回阳间，孙县长才发现自己只是变成了植物人，并没有被火化，于是孙县长就还魂苏醒了。醒过来后，孙县长得知，之前他被人举报原来只是误传。为此，孙县长放心了。接下来的日子里，孙县长一改前期谨慎小心的态度，放开胆子，甩开膀子，大贪特贪起来，到处积极索贿，绞尽脑汁捞油水。最终在他不懈的努力下，孙县长的贪污金额很快就达到了九位数。与此同时，因为孙县长太过于肆无忌惮，没多久，他就被纪委盯上了。从酒桌上被带走的那一刻，孙县长一惊慌，结果心脏病发作，这下彻底断了气，此时离他返回阳间恰好一年。

再次来到阴间，孙县长颇为轻松，因为在阳间的这一年里，他把所有的缺憾都弥补上了，尤其想到自己马上就能在狱友面前一雪前耻，重塑尊严，他更是激动得按捺不住。很快，孙县长来到了贪官监狱。然而让他感到意外的是，原先鬼满为患的监狱现在竟然变得空荡荡的，跟他关在一起的那六个鬼也没了踪影。孙县长感到很奇怪，就向旁边牢房里的一个鬼打听。

那个鬼懒洋洋地说：“他们呀，都被带走了，不止他们，这里好多鬼都被带走了。”

“那他们都被带到哪里去了？”孙县长急着问。

“怎么，你不知道？”那个鬼显得有些惊讶，随后，他便把一份地府早报递到孙县长手里，“你自己看看。”

孙县长接过报纸一看，只见上面最显眼处赫然出现这样一条新闻：“鉴于阳间反腐力度加强，直接导致阴间贪官监狱鬼满为患，天庭财政紧张，无力扩建，为解决这一问题，阎王决定对狱中的鬼作以下处理——凡生前贪污两千万至五千万的，打入第三层地狱，劳改二十年方能投胎；贪污五千万至八千万的，打入第九层地狱，劳改三十年方能投胎；贪污八千万至一亿的，打入第十五层地狱，劳改五十年方能投胎；贪污一亿以上的，直接打入第十八层地狱，永世不得翻身。”

孙县长看罢，只觉得双眼一黑，随后就手捂胸口蹲在了地上，因为他的心脏病又犯了。

（发稿编辑：刘雁君）

（题图、插图：陆小弟）



· 3分钟典藏故事 ·

设计师的悲悯之心

设计师刘雪飞经常到非洲出差，深深感受到当地人生活的不易。那里没有自来水系统，大部分人需要打井取水。而电力设备的缺乏，使人们只能费劲地用手动压水机来将水从地底抽起。刘雪飞很想帮他们做

点什么，可怎样才能让他们更方便、省力地取水呢？他陷入了思考。

一天，刘雪飞散步时，看见两个孩子坐在跷跷板上玩耍。虽然跷跷板只有简单的支架和一根木桩，但随着它的一高一低，孩子们笑得很开心。

“快回来帮我打点水，浪费这力气还不如帮我干点活呢！”一个母亲对着孩子嚷嚷道。看着孩子离去的背影，刘雪飞脑子里突然灵光一闪。

经过多次实验之后，刘雪飞设计出了一款“跷跷板压水机”，相当于将手动的压水机把柄延长为跷跷板。如此，便可以让孩子们在游戏之间，把水从地底抽上来，既不耽误孩子玩耍，又替父母做了事情。

刘雪飞的这款“跷跷板压水机”获得了2017年的“iF设计奖”。在



发表获奖感言时，他说：“其实，真正的设计不需要有多么强大的科技支撑，只需要多一点悲悯和关怀，多一点用心和观察，就能给人们带来真正有用的设计。”

（作者：乔凯凯；推荐者：卧龙）

成吉思汗听劝

成吉思汗在早期的作战生涯中，虽然胜多负少，但也没少吃亏。

一日，成吉思汗向一位刚来投奔的谋士求教，怎样才能减少指挥失误呢？谋士没有立即回答，决定下到军营住几天，了解一下兵情。

一天，谋士回到将军大帐和成吉思汗聊天。天气很热，下人送来清凉小褂，让成吉思汗换上。成吉思汗转身脱下外衣，换上小褂，一时没注意扣错了扣子，直到扣到最后一颗他才



发现，只好解开重新扣，这一幕，让他感觉有些尴尬。

谋士看到了这一幕，便对他说：“大汗，您刚才扣扣子时，第一个就错了，可有第二个套，能扣上，所以您没感觉到……直到最后一个没有套的时候，您才发现错了。这就像您指挥打仗一样，一开始根本感觉不到错，直到无可挽回的时候，您才发现，可已经晚了。”

“那你说怎么办，我每日行军打仗，哪能想得那样周全！”成吉思汗责问谋士。

谋士对他说：“办法很简单，让看见的人告诉您一下。这些日子，我在军营察情，许多将领提意见，说您有些固执，听不进别人意见，其实，只有他人看见您的扣子扣错了，能及时提醒您，打仗也是如此，只有他人能看出您指挥上的漏洞……”

成吉思汗听后，静静地沉思起来。
(作者：程刚；推荐者：芷彩卓)

白岩松是中国著名的电视节目主持人，除了业务能力出众外，他也很注重对孩子的教育。儿子上小学时，只要时间允许，白岩松都要亲自送儿子去学校。

儿子注意到，每次坐公交车时，爸爸都招呼他坐在公交车的最前排。可不久，车上就会陆陆续续地上来一些上了年纪的爷爷奶奶，此时，白岩

松就会要求儿子将座位让给这些需要帮助的人。儿子一开始并不太乐意，如果让座了，自己就要站立将近一个小时。

白岩松好像猜出了儿子的心思，他给儿子讲了自己亲身经历的一个小故事：“几个月前，爸爸一个人坐公交车去上班。不一会儿，车上上来了一位行动不便的老人。不过，此时车上已经没有空座了。令人失望的是，当时坐在前排的几个人都好像没有发现老人似的，没有一个人起身为老人让座。这时，后排有人让座了，老人只能艰难地挤过人群，坐到了后面的座位上。从那以后，爸爸就打算，如果有可能，每次都尽量坐公交车的最前排，这样，方便给那些需要照顾的乘客让座。”

一个不经意的举动，不仅仅能折射出一个人的善良和真诚，更给人一种“润物细无声”的温暖和感动。

(作者：姚秦川；推荐者：一米阳光)

(本栏插图：陆小弟)



学写作文，
从读故事开始

坐在公交车的最前排



·情节聚焦·

多了一把锁

□肖春荣



王燕是一家快餐店的送餐员。这天，她来到一个小区送餐，送完后，她提着两只箱子，来到她的三轮车前，正想开锁，突然发现车轮上多了一把锁。王燕正觉得纳闷，一名物业保安朝她走来，说这锁是他锁上的，要王燕交五块钱的停车费。

王燕忙笑着和保安解释：“大兄弟，今天送餐我没有收到钱，下次一起算好吗？”

保安摇摇头说：“你经常来这里送餐，以前只停一会儿也就算了，可今天你的三轮车都在楼下停了一个多小时了，我们领导说了，必须收你停车费。”

王燕陪着笑脸继续恳求道：“大兄弟，今天楼里的电梯坏了，我提着两只大箱子爬了三十层楼，之后又走了下来，所以耽搁了时间，你就通融一下吧。”

保安还是不肯开锁：“大姐，这事不是我说了算，领导交代好的，我也没办法，大家在这里停车都有原因，不能找个理由就随便停车吧？”

王燕犹豫了一会儿，从箱子里取出两盒盒饭，递给保安说：“大兄弟，送你两盒盒饭吧，就算顶了停车费可以吗？”

保安还是摆手说不行。王燕叹了口气，说道：“大兄弟，不瞒你说，



我家里经济困难，老头子有病，还有一个女儿在读研。我一天打三份工，中午给一家快餐店送外卖，送一份挣一元钱，若是因为我的原因顾客退货了，我就得自己赔上。我送外卖两个月多了，没少吃送不出去的盒饭，我们家人都吃够了。今天这二十六盒盒饭又没送出去，我正发愁呢。”说着，她眼泪都快下来了。

这时，围观的群众越聚越多，大家纷纷指责起保安来。有一位老人走上前，对王燕说：“让我看看你的盒饭。”

王燕面露难色道：“有点凉了。您如果要的话，那就便宜点吧，原本每盒十元，我收您五元钱一盒。”老人没说什么，直接从箱子里拿出两盒盒饭，看都没看，就从兜里掏出二十元钱，塞到王燕手里，转身离开了。

“我也来两份。”一位小伙子也买了两盒。一会儿工夫，箱子里的盒饭所剩无几。

保安见状，悄悄打开车上的锁，也拿了两盒盒饭，塞给王燕二十元钱，转身走了。

很快，保安来到物业经理办公室，低着头对经理说：“经理，那位大姐的五元钱停车费我没收，您

从我工资里扣吧，今天咱这里电梯坏了……”

保安还未说完，经理便打断他说：“我知道。”

保安继续说道：“那位大姐的盒饭没送出去，要自己赔……”

经理还是说：“我知道。”

保安忍不住抬头看着经理，不满地说：“您都知道，咋还让我和她要停车费？”

“傻小子！”经理呵呵笑着说，“你不给她锁车，不问她要停车费，她的那些盒饭能卖出去吗？”

保安还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经理笑着继续说道：“她送盒饭时，我正好也在三十楼，和修电梯的师傅在一起，她的盒饭还是我帮她提下楼的。哎哟，三十层呀，活活把我累了个半死。路上我和大姐唠嗑，了解了她的事情，这才发微信让你给她锁车，收她钱……”

保安噘着嘴说：“经理，好人都让您当了，恶人让我来当，这不公平。”

经理哈哈一笑，从兜里掏出二十元钱递给保安说：“盒饭我来埋单，算是对你做托儿的奖励，这下公平了吧？”

（发稿编辑：朱虹）

（题图：张恩卫）



活佛

□ 极目北望



从前有个人叫张大胆，这张大胆人如其名，胆子大得异乎寻常。小时候，他父亲被假和尚忽悠，骗光了钱财，延误了治病时间，最终撒手人寰，所以张大胆对所谓活佛神仙之类的玩意儿深恶痛绝。

这天，张大胆和好友聚在一起喝酒，不知怎么就送到了隔壁村的一座寺庙如何灵验。张大胆喝得不少，一听到这些，立马接过了话头：“胡说八道，那都是骗人的，灵验？灵验个屁！”

那被张大胆打断的人也是酒上头，大着舌头反驳道：“怎……怎么骗人了？昨天我……嫂子去烧香，求菩萨让我侄子的病早点好，结果第二天门口就出现了二两银

子，我嫂子就拿这笔钱给我侄子治好了病！”

两人都是火爆脾气，一言不合就吵了起来，吵得脸红脖子粗，众人急忙给出了一个主意：是不是真的，试一下不就知道了嘛。

“好，试试就试试！”张大胆一口答应下来，眼睛直勾勾地盯着说话那人，“我倒要看看你这个寺庙是怎么个灵法。”说完，他将杯中的酒一口喝干，转身晃晃悠悠地直奔那寺庙而去。

此时天色还早，那寺庙就在隔壁村，张大胆没多久就到了，径直走到大殿的菩萨像前跪了下去，“砰砰”磕了几个头，大声说道：“活佛，我张大胆最近日子过得苦，听说你



灵验，你就大发慈悲赏点银子给我吧。”说完，他也不管周围香客诧异的眼神，站起身来，东倒西歪地回家睡觉去了。

第二天，张大胆起床后收拾一下，就要出去干活，谁知刚走出门，只听“咚”的一声，感觉踢到了什么。张大胆低头一看，是个小小的黄色布袋，打开一瞧，里面竟然是一锭银子。看着这锭银子，张大胆一下子想起了昨天的事情，难不成这庙里还真有什么活佛？

张大胆甩了甩脑袋，将这荒唐的想法丢到一边，笑了：“我倒要看看你这活佛是个什么模样。”

吃过午饭，张大胆又去了那座寺庙，在胖胖的住持面前捐过香油钱，跪下磕了几个响头，再次祈求活佛给些银两助他渡过难关。一出寺庙，张大胆就向家里狂奔，到家后便掩上了门，等着活佛显灵。他打算守株待兔，看看这银子是怎么“赐”到自己家的。

可是张大胆一直等到半夜，一个可疑的人都没见到。难不成真是活佛显灵？张大胆有些

疑惑。就在这时，门外的路上传来“啪嗒啪嗒”的声音，张大胆一个激灵，连忙瞪大眼睛，紧紧盯着门口。

黑夜中，一个胖胖的黑影踮着脚慢慢走到张大胆门前，侧耳听了听声音，然后，从怀里掏出一个小布袋，轻轻地放在地上。

“站住！”张大胆一声暴喝，猛然跃出，抓住黑影，拳脚就招呼了上去，直打得那人“哎哟哎哟”叫个不停。张大胆这一打，周围的邻居都被吵醒了，纷纷点亮油灯出来看个究竟。张大胆见状停下了殴打，对着大家说道：“看看，这就





是所谓显灵的活佛。”说着，他将那黑影一下推到了众人面前。

大家仔细一看，竟然是寺庙里的那个胖住持，和尚就是“显灵”的活佛？

张大胆一脸得意：“早就说过了，什么显灵的活佛，都是这帮和尚搞的鬼。”

邻居中有人不高兴了：“人家怎么搞鬼了？就算活佛显灵都是他假冒的，但他接济了大家，也算是有功无过啊。”

张大胆瞥了一眼邻居，说道：“他是给钱了不错，可你想想，他给了你钱，你觉得是活佛显灵，那你是不是要经常去捐香油钱？咱村怎么说也有几百人，就算每人只捐一文钱，那总共是多少？更别说附近的村庄了，这些钱比起给你的那些，哪个多哪个少，你总明白吧？”

张大胆这么一说，大家突然明白过来，自己被这和尚给骗了，同情立刻化成了愤怒。张大胆看到众人都一脸痛恨的样子，不禁得意扬扬，再看看那低着头、一言不发的和尚，一脚踹在他的屁股上，说：“滚回你的寺庙去吧，以后不要再让我看到你。”那和尚好像得了大赦，转身一溜烟跑了。

自此以后，张大胆成了村子里的名人，谁都知道“活佛”是个骗局，再也没人去烧香了。但日子长了，事情却有些变了：村子里死去的老人小孩比从前多了许多，甚至还有强壮的年轻人，生病的、受伤的，以前休养两天就能好的病痛，现在竟然也会死人。

村子里开始流传一种说法，说张大胆得罪了活佛，活佛发怒，惩罚了整个村子。于是又有人去那寺庙烧香了，神奇的是，大家去烧香之后，情况居然好转了。这下张大胆变成了过街老鼠，人人都不待见他。

这天张大胆一个人喝着闷酒，越喝越生气，最后忍不住冲到了那个寺庙里。香客们都好像没看到张大胆一样，仍旧虔诚地磕着头。倒是那胖住持看到了张大胆，将他带进了后院禅房，吩咐小沙弥倒了茶进来。

胖住持笑道：“施主请用茶。”

张大胆酒气冲天，说：“我不喝茶，我就想知道，你是怎么做到的？”

胖住持愣了一下，随即笑了：“施主误会了，贫僧并未做什么。”

张大胆瞪着眼睛，眼睛都充血了：“那怎么会有后面这些事？”



胖住持脸上露出了哀伤之意，说：“施主，其实你那晚所说不错，贫僧这寺庙并没有活佛显灵。”他苦笑了一下，“不过是因为此地贫苦罢了。”

不等张大胆再问，胖住持就继续说道：“因为此地贫苦，所以百姓们稍有些病患伤痛，就会因为无钱医治而去世。因此我才想了这个法子，有了活佛显灵的招牌，就会有人来烧香、捐香油钱，虽然都是一文两文，但毕竟积少成多；之后僧人们会根据香客诉说的困境，给予他们银钱，助他们渡过难关……”

说到这里，胖住持看了一眼张大胆，叹气道：“上次施主将一切道破，寺庙活佛显灵的美誉没有了，也就没人再来烧香，寺庙没了香油钱，那些受伤得病的穷苦人家也就没了救治的银钱。而且人吧，一旦失去了信仰支柱，得了病之后很容易失去希望，所以才会有许多人因为小病小痛而死去，这倒并非活佛显灵。”

张大胆若有所思：“所以后面又有人来烧香，死的人就少了，是因为你又有了香油钱，去拿给受伤得病的人了？”

胖住持点点头：“正是，家中贫苦的事，人们都不愿告诉他人，但若是受到帮助，他们就会宣扬出去。久而久之，人们又开始相信活佛是存在的，即使得了病，也不会丧失活下去的信念。”

张大胆若有所思，随即皱起眉头，转而问道：“那晚我那般对你，你为何不说明真相呢？”

胖住持苦笑一声：“我当时若说了，你相信吗？”张大胆愣住了，看着眼前的胖住持，突然跪下去，恭恭敬敬地磕了几个头：“原来，您才是真正的活佛！”

（发稿编辑：赵媛佳）

（题图、插图：刘为民）





社保风波

□ 李新忠



小雯高中毕业后，因家里贫困，就到邻近的城市做了保姆。

这天，该市财政局王科长恰巧到家政公司为自己的幼子找保姆，他一眼看中了小雯，高薪把她请到了家里。

小雯既聪慧又勤快，无论是照看孩子，还是收拾家务，都让王科长夫妇很满意。

三年后，王科长的孩子进了幼儿园，不需要再请保姆了。王科长知道小雯的为人，主动对她说：“小雯，你不能做一辈子保姆，我会想办法给你找份稳定的工作。”很快，王科长托人在市食品厂给小雯找了

份工作。

小雯过了试用期，领导把她叫到自己的办公室，笑着对她说：“小雯，你在试用期干得很出色，厂里决定与你签订劳动合同。因为你是农村户口，厂里想每月发给你三百元的社保补贴，你可以在老家缴纳新农保，这样，厂里就不给你在这里缴纳社会保险了，你也不用自己缴纳剩余的社保费了。如果你同意，咱就签订一份自愿放弃由工厂缴纳社保费的协议吧。”

小雯对社会保险的了解很少，觉得领导说得在理，在签订劳动合同后，就又签订了一份“自愿放弃

由工厂缴纳社保费”的协议。

过了四个月，到了中秋节，小雯带了些礼品去王科长家，向其表示感谢。

在闲谈中，王科长得知食品厂没有给小雯办理社会保险，只是每月多给她三百元社保补贴，他气呼呼地说：“小雯，你被骗了，我告诉你，你在市区缴纳满十五年的社保费，等你在食品厂退休后，在这里领取的养老金比你老家要多好几倍，你既然已经跟厂里签订了劳动合同，就赶紧去找厂里给你缴纳社保费。如果你们领导不同意，你就去社保局，请社保局出面帮你解决此事。”

中秋节后，小雯一上班就去找了领导，要求其为自己缴纳社保费。

领导一听，对她摆了摆手，严厉地说：“当初是你自愿放弃让厂里给你缴纳社保费的，还签了协议呢，你要是反悔，厂里就跟你解除劳动合同，把你辞退了！”

小雯看到领导态度强硬，就不要再多说。之后，她找了个机会去了社保局，把自己的情况反映给工作人员。

最终，在社保局的帮助下，食品厂为小雯办理了社保手续，小雯也退还了之前厂里给的社保补贴。

·解剖一个案例 明白一个道理·



律师点评：

本故事涉及的一个法律问题，即职工与所在单位签订的自愿放弃缴纳社保费的协议是否有效。

按照有关规定，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必须依法参加社会保险，缴纳社保费。

缴纳社保费是用人单位的义务，也是劳动者的义务，劳动者所在的单位应按时足额为其缴纳社保费，劳动者应承担的社保费，由所在单位从其基本工资中代扣代缴，社保费不得减免。

故事中，小雯在不了解城乡社保标准不相同的情况下，与食品厂签订了自愿放弃由工厂缴纳社保费的协议。

因该协议已违反了相关的法律规定，故此协议是无效的，食品厂不能以此为由，与小雯解除合同。

(题图：张思卫)

2017年9月(上)动感地带答案

神探夏洛克：行乞者的手在石棉纤维里，而石棉是不能燃烧的，所以乞丐的指纹得以保留，和警方原有的备案指纹相互核对不符，由此得出故意杀人的判定。

疯狂QA：象棋越下越少，围棋越下越多。



· 外国文学故事鉴赏 ·

斯坦利·艾林 (1916—1986), 美国推理小说作家, 本文根据他的同名小说改编而成。

□ [美国] 斯坦利·艾林

抉择时刻



休是洛奇耶家族的继承人，几乎一生都在家族的山顶别墅里度过。在山顶别墅旁是无人租住的戴恩庄，这天戴恩庄迎来了新主人——大魔术师雷蒙德，也正是这位新邻居给休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冲击。

休和雷蒙德的性格极为不合，可是他们又像相互吸引的正负两极一样，整天凑在一起，聊些两个人都讨厌的话题。雷蒙德非常看不惯休整日自信满满的高傲态度，有一天，他对休说道：“我真心希望，某天你能陷入真正两难的境地，面

对不可解的难题，那一刻教给你的东西，比你自已幻想的万全之计有用得多。”而休对此不屑一顾，认为自己拥有足够的智慧和勇气，能够解决任何难题。

休的妻子想要修复丈夫和邻居之间的关系。她想了很久，决定办一场非正式的小型晚宴。她还请来了休的好友——韦南特医生，想让大家坐下来安静地聊聊天。

可是这场小型晚宴并未能解决任何问题，甚至引发了一场灾难。

晚宴上，韦南特医生对大魔术师雷蒙德充满好奇。休见两人相谈



甚欢，便用冷冷的语气打断道：“我发现你有很多有趣的小点子，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将其付诸实践。”休说话时眼睛不离雷蒙德。

雷蒙德略微思考了一下，就点头答应了，他环视了一遍屋内，接着身子转向休，指着分隔客厅与餐厅的巨大木门：“那扇门没上锁，但应该有钥匙，对吗？”

休点了点头，拿出钥匙，递给雷蒙德。

雷蒙德摆了摆手，说：“不，别给我，给医生。现在，医生，能否请你过去把那扇门锁上？”

医生闻言，走到门边，将钥匙塞进锁孔，转了一圈。

“现在，”雷蒙德说，“是最后一步，我走到门边，用我的餐巾轻轻拂过门锁——”餐巾象征性地擦过钥匙孔，“咔嗒，门开了！”

医生走过去，抓住门把手，不敢相信地转动它，然后一脸惊恐地看着门悄无声息地打开了。“哦，太令人震惊了！”他说道。

但休对此的回应是发自内心的愤怒，他质问雷蒙德：“你动了什么手脚？”

雷蒙德微笑着点了点头，说：“我是动了手脚。因为事前，我就猜到今晚会有些小挑战。我只需最

后一个进来，再利用一把普通的万能钥匙，把门锁上就行了。”有那么一瞬间，雷蒙德表情严肃，不过马上又恢复了明朗，“据我对人类本性的了解，只要先针对一个人的弱点，提出一个不实的假设，一旦他深信那个假设，接下来，对方只会看到魔术师想让他看的部分。就像这把门锁，其实门是锁着的，但你们都以为它是开着的，你们充满自信，以至于根本没考虑去验证一下这么明显的事。”

“是吗？”休轻声问道。这时他的脸上浮现出一丝笑意，眼睛死死地盯着雷蒙德，说道，“对于手里拿着钥匙的人来说，能打开一把锁并没有什么稀奇的。基于你的名声，我想你应该拿出些更厉害的。直说了吧，一扇没有锁也没有钥匙能做手脚的门，虽然用指尖轻轻一碰就能打开，但事实上你永远也不可能打开它。你觉得怎么样？”

雷蒙德眯起眼睛，若有所思，似乎正在想象那样一个场景。最终他说道：“听起来非常有趣。再详细说说。”

“我能直接带你去看。”休说着，站起了身，带着医生和雷蒙德走向了地下室。在地下室最里面的墙角有一个石头柜子，一直从地面到屋



顶。

休指着石柜的木门说道：“就是这个，结实的原木，与门框严丝合缝。这东西存在上百年了，没有锁，没有门闩，两边各有一个轴承环作为门把手。”休轻轻推了一下，门就悄无声息地滑开了，“看见没？内部合叶咬合得十分完美，让门像根羽毛一样轻盈。很久以前，若有哪个仆人犯了错误，就会被关进这里反省。由于里面的空气最多只能维持几个小时，因此被关在里面的人即便没有悔意，也会马上驯服。”

医生小心翼翼地发问：“那要如何防止仆人自己把门打开？”



“你们看。”休说着举起手电筒照进这间小牢房，光聚焦在一个U形环上。

“我明白了。”雷蒙德说道，这是自从离开餐厅他第一次开口说话，“真是巧妙啊！若有人背靠墙壁、面朝门站在里面，这个U形环可以用锤子调整到正好卡着人的脖子。门关上后，这人会不断努力用脚去够门，不过肯定够不到。我曾经经历过许多类似的情况，在这类装置里不幸丧生的牺牲者极其常见。好在，我从未失手。”

“若你被关在里面，就一定能打开这扇门？”休挑衅地问道。

雷蒙德沉思了一会儿，说：“给我一小时。当然不会太简单，但确实能够打开。”

此时，休慢悠悠地提出了一个赌约。他表示：如果雷蒙德真的能在一小时内打开门，就算雷蒙德赢，自己会把山顶别墅卖给第一个出价的买家；如果雷蒙德做不到，就在一个月內从戴恩庄搬出去。

听完休的提议，雷蒙德顿了一下，接着慢慢地说道：“我想先声明一件事，前两年我的心脏就出了问题。所以即使你的提议新颖而有趣，我被深深吸引了，但我还是必须考虑我的身体因素。”



“前一秒你还健健康康的。”休挖苦道。

面对休的挑衅，雷蒙德沉默了一阵，最终还是走入了那间牢房。

休挥舞着沉重的短柄大锤，将U形环锁紧雷蒙德的脖子。

休停止敲打时，雷蒙德在黑暗中看表。“现在是十一点。”他冷静地说道，“午夜之前我将打开门，不管用什么方法。这是条件，而医生是证人。”接着门就被关上了。

一开始，小牢房里还不断传出拨来拨去的金属摩擦声，以及细碎的脚步声。然后是一段长时间的寂静，接着又是同样的声音。

三十分钟过去了……四十分
钟……四十五分钟……

医生不断地看着表，很怀疑自己能不能挨过最后的十五分钟。就在此时，痛苦的哀号声穿透紧闭的木门。

“医生！”雷蒙德叫道，“空气！”

休和医生一起冲到门边，不过休动作更快，他背靠着门，挡在医生面前。

“休，”医生恳求道，“现在请你忘掉那些吧，赌局结束了，打开这扇门是你应尽的责任。”

“是吗？你还记得胜负的条件

吗？他要在一个小时内把门打开——不管用什么方法！明白了吗？他在玩弄你，假装自己快死了，这样你就会把门打开，帮他赢下这场赌局！”

“你怎么知道他是假装的？”医生质问道，“他刚说他患有心脏病，你有什么权利拿他的性命打赌？”

“该死的，难道你没发现，在我说打赌之前他从没提过心脏病吗？你没看出来这正是他设下的陷阱，就像刚才他进餐厅前特意锁上了门一样！”

医生的声音变得干脆冷硬：“我告诉你，如果这个男人正身处险境，那么每一秒对他来说都生死攸关，而你这么做是在浪费他获救的机会！这是你所希望的吗？”

休垂下头，发出沉重的呼吸声。这一刻，他突然明白那天雷蒙德对他说的话——只有身处真正的两难境地，那一刻教给你的东西，比你自己幻想的万全之计有用得多。

在这间阴暗的地下室里，伴随着雷蒙德的求助声，医生等着休作出抉择……

（推荐者：吕一）

（发稿编辑：刘雁君）

（题图、插图：佐夫）



□ 廖
华

细细的 红绳



宁桐是个社区工作者。一个偶然的机会，她听说社区里有户姓武的人家特别困难，就决定上门看看。

武家住在一个老旧居民楼的三楼。宁桐敲了门，一个老头开了门，用诧异的眼神看着她。宁桐自我介绍道：“您是武伯吧？我是社区的工作人员宁桐，来看看您。”

武伯把宁桐让进门。屋子里很杂乱，武伯让她坐到一张破木椅上后，就呆呆地陪坐在一旁，不说话，也不端茶倒水。宁桐去过不少困难家庭，一般一进门就会听到各种诉苦，武伯的态度让她多少有些意外。

她看武伯一脸皱纹，满头白发，

就问：“老人家退休了吧？看起来有六十了吧。”

武伯摇摇头说：“我办的是病休，今年还不到五十呢。”

宁桐吃了一惊。其实武伯的样子很苍老，看起来远远不止六十岁，没想到，武伯的回答还是超出了她的想象。

宁桐只得转移话题：“听说您家里有个病人，我想看看他。”

武伯站起来，打开了卧室的门。宁桐进了门，房间里光线昏暗，有一种难以形容的异味。她走近一看，床上躺着一个人。那人面色苍白，身材臃肿，看不清年龄。

武伯介绍说：“这是我儿子，



十年前的一次意外，让他成了植物人。”

宁桐在床边坐了下来，只见病人嘴角有口水，眼睛虽然张开着，可是神色空洞茫然。

武伯叹了口气说：“他会张开眼睛，可是对任何东西都没有反应，也不认得人，包括我。十年了，一直是这个样子。”

宁桐问：“您的妻子呢？”

武伯摇了摇头说：“走了，两年前就走了，再也没有回来。”良久，又喃喃地说了一句，“她坚持了八年，我不怪她。”说完，他转身出去倒水。

看着这个毫无生气的家，宁桐在心里感叹：十年了，武伯可真不容易啊。她觉得自己应该为他们做点什么。突然，病人枕头下的一样东西引起了她的注意。她轻轻一拉，竟然拉出一根细细的红绳。绳子有一米多长，很结实。鲜艳的红色在这个灰暗的房间里显得格外醒目。

这根红绳可以做什么呢？宁桐自幼心灵手巧，很快，就用它结成了一个心形，在病人眼前晃了晃，见他没什么反应，她又把绳子结成一只蝴蝶，变着法子想引起病人的注意。

这时，武伯进来了，见宁桐

摆弄绳子，他怔了一下。

宁桐边摆弄绳子边问：

“武伯，这根绳子是用来做什么的？韧性很好，可以做出很多图案呢。”

武伯犹豫了一下，答道：“孩子本命年买的，想给他冲冲喜。你的手真巧！”

那天，宁桐用那根红绳结出了很多图案，病人毫无反应，倒是武伯，精神明显好了很多，话也多了，似乎放松了很多。

此后，宁桐一有空就去武家坐坐，帮武伯收拾一下房间，和他聊聊天，更多的是坐在病床前，用那根红绳结成各种不同的图案。她自己也说不清为什么要这样做，也许仅仅因为红绳是这个死气沉沉的屋子里唯一有生气的东西。如果她不用红绳活跃一下气氛，只怕自己都坚持不下去。

因为用得太多，那根红绳不久就褪色了，断了。她又买来好些新红绳，还把结得好的图案挂在病床前的墙上。那些美丽的红色小挂件，给这个昏暗的房间带来了生气。

一年后，宁桐因工作调动，去了别的城市。这一年里，武伯的儿子几乎没有任何好转。仅有一次，她无意中发现病人的眼睛好像动了一下，似乎是注意到她手里的红绳



· 情感故事 ·

了。她兴奋地叫来武伯，但无论怎么试验，病人都再无反应。

临走前，宁桐把去武家陪伴的工作交给了新来的小李。她把小李带到武家，介绍他和武伯认识，又拿出一根红绳，教会了他结几种简单的图案。小李纳闷地问：“结这个有什么用啊？”

宁桐说：“根据国外的研究资料，坚持这样做，可能会引起病人的注意，让他奇迹般地苏醒。”其实，她撒了一个小小的谎。

半年后，宁桐接到了小李的电话，说他坚持不下去了，那里的气

味太难闻，气氛太压抑，要不是没事就摆弄那根红绳，他觉得自己都快得抑郁症了。宁桐安慰了他几句，说：“你有没有发现病人有什么变化？我觉得病人对红绳结成的图案好像慢慢有一点反应了，我曾经亲眼见过。”其实，她内心也不敢确定，只是觉得不应该放弃武伯一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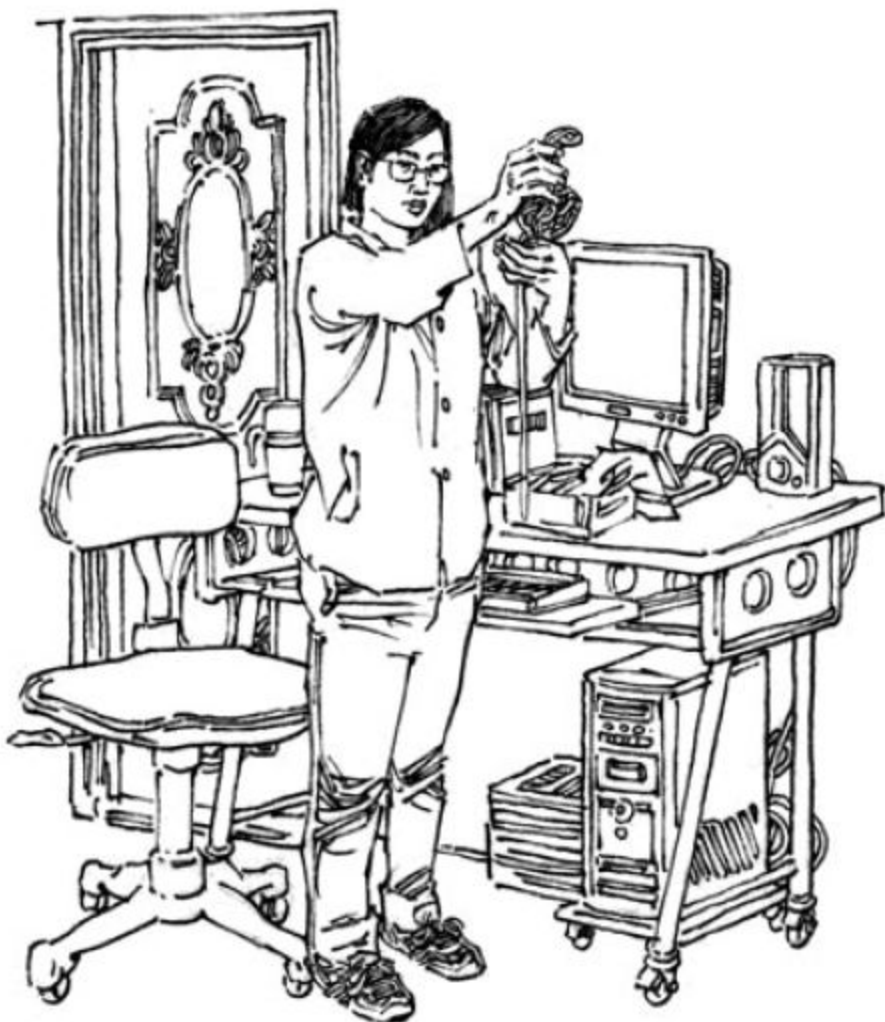
小李迟疑地说：“有吗？我好像没发觉呀。那我再坚持一段时间吧。”

小李又坚持了两个月，终于换了人，这次是几个女大学生志愿者。宁桐反复交代小李，一定要和新的志愿者交代清楚，要坚持在病人面前结红绳，要坚持用红绳图案装饰那面墙。

小李笑了：“你就放心吧。这些我都交代过了，还买了一大捆红绳放在那里。再说，她们是一个志愿者团体，好几个女孩子一去就叽叽喳喳的，可热闹了，气氛不会那么压抑，应该能够长期坚持。”

此后，宁桐参加了援藏工作，一去就是两年。她和武伯那里的志愿者断了联系，也不知道那边的情况。

等休假回家，宁桐意外地收到一个包裹。打开一看，她不由得怔住了，里面是一个用红绳结成的歪





歪扭扭的心形！看看地址，正是武伯家。发生了什么事？她决定过去看看。

到了武伯家，虽然房子还是那么破旧，但门上的春联是鲜红的，比以前多了几分喜气。开门的正是武伯。看到她，武伯怔了一下，然后紧紧握住了她的手：“谢谢你，谢谢你！孩子醒了！醒了！”

宁桐拿出那个用红绳结成的的心形问：“这个，真的是他结的？”武伯使劲地点着头。

进了卧室，宁桐见病人依旧躺在床上，但他的眼睛有了神采。他正摆弄着手里的红绳，想把它结成一只蝴蝶。而对面的墙上，挂了满

满一墙的红绳图案！

武伯端来了茶水，嘴里还念叨着：“谢谢你，谢谢你们！”

宁桐笑着说：“要谢，你就感谢这根红绳吧！是它，让奇迹发生了！”

突然，武伯老泪纵横地说道：“孩子，当初我拿出这根红绳，是因为十年了，我犹如生活在黑暗的隧洞里，看不见希望，我再也支撑不下去了，我想用它结束孩子的痛苦，也用它解脱我自己啊！多亏了你，要不然，就铸成大错了……”

（发稿编辑：朱虹）

（题图、插图：陆小弟）

· 本刊信息传真 ·

“故事会·悬念推理系列”闪亮登场

《故事会》编辑部诚意推荐，欢迎选购

读故事，品故事，讲故事，做一个有故事的人！

“故事会·悬念推理系列”丛书现已隆重推出，分为如下八本故事集：《百慕大航班》《刀尖上跳舞》《非常推理》《交换杀人》《蔷薇花案件》《死亡游戏》《一只绣花鞋》《致命三分钟》。欢迎广大读者选购！

购买方法：

1. “故事会·悬念推理系列”原价200元，现优惠价：176元。登录故事中国网 www.storychina.cn 网上书店购买，支持支付宝和二十多种银行卡支付。

2. 登录故事会淘宝官方店 <http://shop36332989.taobao.com> 或扫描右侧二维码。

3. 可以通过邮政汇款。汇款地址：上海市黄浦区绍兴路74号，邮编：200020，收款人：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出版发行部，电话：021-64338113。





· 中篇故事 ·

一位著名的脑外科专家，在生命即将走到尽头之时，放不下他为之工作数十年的实验项目，而这个项目里，究竟藏着怎样的惊天秘密？

记忆

□ 崔献平



1. 道德准则

韩昌文是昌文医院的董事长，今年已经六十多岁了。他是国内著名的脑外科专家，一生治病救人无数，但此时面对一张自己的胸部CT片，却神情黯然，束手无策。他的肺癌已到了晚期，他知道自己的时间不多了，可心里，却还有些东西割舍不下。

突然，桌上的电话响了起来，他刚一接通，里面就传来一个兴奋的声音：“老师，试验成功了！”韩昌文愣了一下，随即拔腿就往停

车场跑，边跑边喊司机：“快，快，去迪园！”

司机发动汽车，快速驶向郊外。半个多小时后，汽车驶入了一片小树林，在树林中间，有一座小小的院落，这里便是迪园。

韩昌文冲进迪园，院子中央是一片草地，一只绵羊在草地上吃着草，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男人小心翼翼地跟在绵羊身后。

这个中年男人叫梁栋，是韩昌文早年的一个学生。梁栋看到韩昌文跌跌撞撞地跑过来，急忙上前搀



住，韩昌文摆摆手，小心翼翼地靠近绵羊，眼神中满是热切的期待。

只见绵羊用前蹄在草地上刨了两下，连根带茎扯出一束草，甩了甩草根上的土，三口两口吞了下去。

“吃了，它真的吃草根了！”韩昌文像孩子一样跳了起来，抱住梁栋不停地摇晃，“成功了，我们终于成功了！”他喊着喊着，眼泪竟然落了下来。

梁栋的胸口也剧烈起伏，他为了这个课题，已经在这个小院里默默无闻地工作了二十多年，现在终于见到了成功的曙光。

过了许久，韩昌文才平静下来，问梁栋：“你估计一下，如果要进行人体试验，还要多长时间？”梁栋说，怎么着也得三五年。

韩昌文的眼神立刻暗了下来，他喃喃地说：“三五年，太长了。”他从公文包里抽出那张CT片，递给梁栋。梁栋接过去，只扫了一眼，便颤抖着问：“怎么会这样？”

韩昌文苦笑着摆摆手说：“都是学医的，说这些干什么。我只问你一句，三个月，只有三个月，你能让我看到临床试验吗？”

梁栋沉默了许久，说：“老师，您是这方面的权威，您知道，没有足够多的动物试验支持，任何人体

试验都被严格禁止，这是医学试验的基本道德准则。我们只有一例孤证，还远远达不到临床的要求。”

“可这一例就足以证明我们的理论切实可行！”韩昌文指指那只绵羊，说，“你看，它已经完全改变了自己原来的习性。”

梁栋坚持说：“可人体试验还要求……”

“别再给我说什么要求！”韩昌文突然焦躁地打断梁栋说，“我大半生的时间都扑在了这个项目上，我必须活着看到它成功！”





说完，韩昌文手忙脚乱地翻着自己的公文包，从里面抽出几张纸说：“梁栋，来签字！只要你让我活着看到课题成功，这些就都是你的。”

梁栋诧异地接过纸，上面是一份转让协议，韩昌文把整个迪园，包括地产、设备，也包括课题研究成果，全部无偿赠与梁栋。只要梁栋签下自己的名字，不仅马上能拥有巨额财富，还会在不久的将来，成为这个领域的顶级权威。

梁栋愣了好长时间，还是把协议还给了韩昌文：“老师，我不能违背医学研究最基本的道德准则。”

韩昌文狂躁地挥动手臂说：“准则也允许特例！”

梁栋毫不退缩地说：“只有在其他手段无法挽救病人生命，且处于紧急时刻，才允许特例存在，而且还要遵循受试者‘知情、同意’的原则。老师，我还记得二十多年前，第一次上您的课时，您就告诉我们，如果医学研究者不遵循医学研究的道德准则，便和魔鬼无异！”

韩昌文仿佛一下子被击中要害，神情慢慢由亢奋变为萎靡。他又把协议塞给梁栋说：“不管怎么样，你签了吧。如果我死了，迪园只有在你手里，课题才有可能成功。

你不会想让我死不瞑目吧？”

听了这话，梁栋有些难过，他想了想说：“我只要迪园里面的所有设备，成果必须归在您的名下。”

“随你好了。”韩昌文站起身，朝门外走去，到了门口，回头对梁栋说，“永远记住你的原则——特例、知情、同意。”

梁栋认真地点了点头。

2. 后继有人

出了迪园，韩昌文吩咐司机：“去清江医科大学。”

车子很快驶入了清江医科大学。作为脑外科权威专家，韩昌文还是这所大学的博士生导师，在学校里有一间属于自己的实验室。他走进实验室，里面有一位二十多岁的学生正在做神经内镜手术训练。他叫聂飞，年纪轻轻但在脑外科领域有极高的天分，深得韩昌文赏识。

韩昌文盯着墙上的高清大屏，大屏上清晰地显示出聂飞的每一个动作：他握着电凝剪的手有些犹豫，过了好一会儿才试图从海马体旁绕过，但一个轻微的抖动，使得海马体上出现一道细细的裂纹。

“停！”韩昌文懊恼地叫了一声，一把推开聂飞，手指着监视器上的海马体喊，“多少次了，怎么



又是这样！”

聂飞十分沮丧，韩昌文看着他，叹了口气说：“算了，是我太心急了。”

聂飞耷拉着脑袋忍不住问了一句：“老师，为什么老让我做这一种手术训练？”

韩昌文指指海马体，说：“这里储存的不仅仅是人所有的记忆，还有人的‘人生’。”

聂飞有些疑惑，韩昌文干脆坐下来解释：“我们来假设一下，如果把我的记忆全部清除，再把你所有的记忆移植过来，我的肉体就拥有了你以往全部的生活经历。那么你说说，现在在我这具肉体的意识里，它到底是‘我’，还是‘你’？”

聂飞张着嘴，听得目瞪口呆。韩昌文感叹道：“病人术后失忆便是海马体受损，我们挽救了病人的‘生命’，却断送了病人的‘人生’！所以说对海马体的病灶处理，不允许有任何失误，你练多少次也不为过！”

“不说这个了。”韩昌文突然

岔开话题，从包里掏出几张纸，递给聂飞，“看看这个，在下面签个名。”

聂飞疑惑地接过纸，这是一份转让协议，韩昌文要把价值一个多亿的昌文医院无偿赠与聂飞！聂飞毫无准备，好半天才语无伦次地说：“老师，这……这怎么行？”

韩昌文平静地把自己的病情告诉聂飞，然后说：“我不行了，这辈子最放不下的就是昌文医院。我无儿无女，怎么着也得为它找一个合格的管理者。”

聂飞推辞说：“您不是还有亲属吗？还有方……师母。”

韩昌文情绪低落地说：“我是有个侄子，可那是个不成事的败家子，昌文交给他没几年就得败光。”





至于你方师母，她还年轻，也不是一个能干事业的人。对她，我另有安排。”

聂飞奇怪地问：“可……为什么是我？”

韩昌文说：“人选有两个，我考虑很久了。一个是你，另一个是你没见过面的师兄，比你大二十多岁，技术比我当年都好，只可惜是个书呆子，只能做研究。你虽然年轻，可我看好你的潜力，昌文交给你，我放心。”

聂飞有些激动：“老师，我从小便没了父亲，十多年了，您照料我，教育我，手把手教我学医，我才能走到今天，在我心里其实是把您当父亲看的。您已经给了我这么多，我怎么能再拿走您的昌文？”

韩昌文把手搭在聂飞的背上，动情地说：“你既然知道这些，为什么不肯帮一个快死的老人实现他的愿望呢？”

聂飞看看协议书，抹一把泪，猛然在协议书上签上名：“老师，我向您发誓，无论付出什么样的代价，我一定要让昌文发扬光大！”

“好，好！”韩昌文长舒一口气，欣慰地收回协议书，手哆哆嗦嗦地往包里塞，可因为手抖得厉害，不仅没塞进去，反而又带出几张纸，

飘下来撒了一地。

聂飞捡起那几张纸，看了一眼马上一愣，心痛地说：“老师，您……”

这是几张遗体捐献意向登记表，韩昌文笑笑说：“都是学医的，人死了这臭壳子还有什么用，一把火烧了也是浪费。捐给科研单位，就当废物利用吧。正好，你字写得好，给我填填，待会儿还得去红十字会登记。”

聂飞捏着那几张纸瞪了半天，掏出笔说：“好，我填！”聂飞飞快地在姓名处写下自己的名字，韩昌文一把推开他，生气地说：“胡闹！你年纪轻轻捐什么遗体？”

“又不是现在就捐，我也是学医的，这点觉悟还是有的。”聂飞执拗地扶住韩昌文的胳膊说，“您就别管了，等我把我们两人的一起填好，再找您签字。”

韩昌文无奈地说：“你这孩子！行吧，明天晚上你给我送到家里来，我让你方师母给你做好吃的。”

3. 突起风波

第二天傍晚，聂飞应邀来到韩昌文家。他按响门铃，一个女人开了门，正是韩昌文的妻子方丽。方丽一看是聂飞，神情一黯，错身让



聂飞进屋。

韩昌文见到聂飞很高兴，聂飞把他们两人遗体捐献意愿书的回执递给他，他只扫了一眼便扔在一旁，然后吩咐方丽准备晚饭。

就在此时，大门“砰”的一声被人从外面撞开了，一个流里流气的男人气急败坏地闯进来。

韩昌文皱起眉怒道：“韩强，你又发什么疯？！”

来人正是韩昌文的亲侄子韩强，只见他把几张纸，重重地摔在韩昌文面前说：“老叔，你这是什么意思？你为什么要把咱老韩家的东西，全部送给外人！”

韩昌文拿起纸一看，就是那份关于昌文医院的馈赠协议，只不过这是份复印件。他压压怒火，说：“医学上的事儿你不懂，昌文医院你肯定管不好。你是我唯一的侄子，我不会不管你的。”

韩强甩着胳膊说：“你还知道我是你唯一的侄子？我爹都告诉我了，小时候家里穷，爷爷死得早，是我爹挣钱供你上的学。没有我爹，能有你的今天？我平时也亲爹一样供着你，你就这样对我们父子？”

韩昌文气得喘不过气来，过了好一阵，他才挣扎着说：“你别急，我忘不了你，更忘不了你爹！昌文

医院不适合你，留给你的东西早就安排好了，够你花一辈子了。”

韩强一蹦老高说：“我不要，我只要昌文医院！”

韩昌文气得直翻白眼，聂飞急忙扶着他平躺在沙发上，转身对韩强说：“你不要大吵大闹好不好，老师身体很不好，还是让他休息休息再说吧。”

韩强猛地一把推开聂飞：“你算什么东西！”聂飞没有提防，退了几步，“扑通”一屁股坐在地上。方丽尖叫一声，冲过来挡在韩强面前：“你干什么！”

韩强看看地上的聂飞，又看看方丽，“嘿嘿”一笑说：“怎么，心疼了？我就打你的心上人了，你怎么着吧？”

方丽的脸“刷”的一下变得惨白，韩昌文挣扎着从沙发上爬起来，跌跌撞撞扑到韩强身上，举着巴掌想打他：“我打死你这个混账东西！”

不料，韩强一把捉住对方的手说：“老叔，这就是你选的聂大博士吧，你可能还不知道，这位聂大博士不仅要你的医院，还要你的老婆呢。”说着，他摸出手机，举到韩昌文眼前，“我可从来不胡说八



道，你看，铁证如山！”手机里有十几张照片，主人公都是聂飞和方丽。二人举止极为亲密，任谁都能看出他们两人的关系非比寻常。

方丽的脸色更白了，她尖叫着问：“你怎么会有……原来是你偷了我的手机！”韩强得意地说：“就是我，你能怎么样？怕了吧？”

韩昌文像被抽走了精气神，一下子瘫软下来，神色悲凉。韩强看着韩昌文说：“老叔，你也真是的，选来选去，就选了这么一对儿白眼狼！”

聂飞把韩强推到一边，在韩昌文面前蹲下说：“老师，照片是真的，是我对不起您，韩强说得对，我没

有权利得到昌文……”

方丽突然挡在聂飞面前说：“是我不好，一切都是我的错！”她又转身对着韩昌文说，“我说的你信不信都没关系，我只是想让你知道事情的真相。在我们结婚前，我和聂飞就是一对恋人，前前后后处了四五年。后来聂飞出国深造，在国外出了意外，急需一大笔钱救命。为了那笔钱，我才嫁给了你，可从那以后我们再也没有……”

韩强“扑哧”一笑：“我老叔都六十多岁了，你俩年纪轻轻干柴烈火的，还能一点事儿都没有？谁信！”

韩昌文颤抖着手指着韩强说：“滚！医院给谁也不能给你这个混账东西，你就死了这条心吧！”

韩强一下子蹦了起来：“老叔，你绿帽子都戴了，该不会还想把医院给这小子吧？我们老韩家可丢不起这人！”

这时，韩昌文那个心腹司机从门外进来，伸手扭住韩强的胳膊





膊往上一提，韩强杀猪般地叫起来，他被司机扭着出了门，边走还边骂：“这事儿没完，咱们走着瞧！”

聂飞欲言又止，韩昌文朝他摆摆手：“你也先回吧，让我静静。”

聂飞朝韩昌文深深鞠了一躬说：“对不起老师，您知道国外那家医疗公司一直在联系我，我想这两天就出国。以后我就不回来了……”

4. 疑云渐起

聂飞走后，韩昌文躺在沙发上沉沉睡去。方丽给他盖上毛毯，随手捡起韩昌文的公文包。公文包不大，中间有东西鼓鼓囊囊的，方丽感到奇怪，掏出来一看，是个小药瓶，药瓶的标签上写明是一种强效安眠药。药瓶很轻，方丽打开一看，里面只有一片药，药片上还有几个英文字母。方丽也是学医的，她立刻认出了这种药——环丙拉定。可这根本不是什么安眠药，它的作用十分独特，对大脑活动有很强的抑制作用，病人服用后往往会处于一种类似脑死亡的假死状态。

方丽十分纳闷，韩昌文为什么要随身携带这种药呢？

方丽又在包里发现了一份文件，正是梁栋签署的那份迪园赠与

协议。又是迪园！方丽和韩昌文一起生活了五年，多次听到韩昌文无意中提到迪园，她知道丈夫在那里有个重要的课题项目。可这个迪园到底在哪儿？那是个什么样的课题？若是正常的医学课题，他为什么要对自己的妻子讳莫如深呢？

方丽紧紧攥着药瓶，不知为什么，忽然有一种很不祥的预感。

第二天一大早，方丽见韩昌文还在沉沉睡着，便把司机喊来，说自己的车没油了，要出去办点急事，让司机把韩昌文的车钥匙拿来。

司机看着方丽开车远去，不禁有些疑惑，那车是一辆大型SUV，为了操控感特意配备了手动挡，一个女人怎么会想驾驶这样的车呢？他快步来到方丽的车前，发现油箱是满的。方丽在撒谎！司机立刻回到房中，叫醒韩昌文。

而方丽把车开出别墅后，就打开了导航，导出了昨天的行车轨迹。轨迹上有四个地点显示长时间停车，其中三个分别是家、昌文医院、清江医科大学，另外一个位于郊外，这个地方会不会就是迪园？方丽朝这个郊外的地点开去。穿过一片小树林，方丽看到了一个小小的院子，她觉得，这一定就是迪园。



此时，梁栋正在里面照料那只绵羊，见一个女人突然推门进来，惊讶地问：“你是……哦，你是方……师母？”方丽也认出了梁栋，两人只是在她和韩昌文的婚礼上见过一面。

方丽脸一红说：“没什么事儿，路过顺便来看看项目进展得怎么样了。”

说到项目，梁栋立刻两眼放光，他轻柔地抚摸绵羊的头说：“这就是我们最新的成果，你看，它又开

始吃草根了。”

“吃草根？吃草根怎么了？”方丽疑惑不解，“羊吃草不是很正常吗？”

“羊吃草正常，可吃草根就不正常了。”梁栋笑笑说，“你不知道，绵羊是不吃草根的，只有山羊才吃草根，我们成功地让这只绵羊拥有了山羊的记忆！”

方丽难以相信地问：“这……这怎么可能？”

“当然有可能。”梁栋得意地说，“我们这个课题的全称是‘海马体记忆蛋白置换术研究’，简单来说，就是把山羊海马体里的记忆蛋白，移植到了绵羊体内，这样绵羊就拥有了山羊的记忆，在羊的记忆里，草根可是很好吃的呀。”

方丽突然脸色有些发白：“人，人也可以移植吗？”

梁栋露出一副踌躇满志的表情：“这就是我们的终极目标！只有做到这一点，课题才算圆满成功！”

方丽感到一种莫名的恐惧：“如果……如果把一个人的记忆移植到另一个人体内，这个新人到底是谁？是供体，还是受体？”

梁栋不假思索地说：“这还用说吗？当然是记忆决定一切。”





方丽想到了韩昌文十几年如一日严格训练聂飞学医，想到了昌文医院的馈赠，想到了“海马体记忆蛋白置换术”，想到了环丙拉定……这一切都指向了一种可能……

方丽突然像坠入冰窟一样浑身发冷，忍不住尖叫出声：“梁栋，你不能这样！你老师他想……”

就在这时，身后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丽丽，你怎么在这儿？”方丽回头一看，只见韩昌文朝她走来，司机紧紧跟在身后。

韩昌文拉住方丽的手臂，责备道：“一个女孩子开那么大个车，一点也不让人省心。”说着，他就让司机把方丽送回家。

方丽看着梁栋刚想张嘴，手腕上忽然觉得一疼，是司机抓住了她，拉着她就往外走。方丽挣扎着回头看了一眼，梁栋感到有些奇怪，师母似乎还有话想对自己说，怎么就这样走了？

5. 连环阴谋

方丽一回到家便被关进了卧室，连手机也被收走了。她坐卧不安地等了大半天，直到傍晚，韩昌文才推门进来。

方丽害怕地缩到墙角，韩昌文静静地注视着方丽，好一会儿才问：

“你知道我要干什么？”

方丽哭着说：“你想把自己的记忆移植到聂飞脑子里，你想占有聂飞的身体！”

“你真是一个聪明的姑娘，难怪当初第一次见你，我就喜欢上了你。”韩昌文满意地点点头，说，“这样不是很好吗？你喜欢聂飞，不久以后就可以永远和他在一起了，还多了一副睿智的头脑。”

方丽苦苦哀求道：“聂飞他很可怜，从小就没有父亲，受了很多苦，你放过他好吗？”

韩昌文摇摇头说：“不可能了，他现在的一切都是我给的，就当是还我的债吧。”

方丽怒道：“聂飞他那么尊敬你，你怎么能这样做？！”

“我为什么不能这样做？”韩昌文激动地说，“二十多年了，你知道我为了这个计划付出多少心血吗？你知道了迪园课题，知道了我的意图，可你不知道吧，聂飞在国外的意外，以及我们的婚事，都是计划的一部分！为此我殚精竭虑……”

方丽猛地扑上去破口大骂：“卑鄙，无耻！”

韩昌文用力捏住方丽的肩，狂热地喊道：“你根本不明白这一切



的意义！聂飞只是第一个，然后是第二个，第三个……我的记忆将一代代传下去，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长生不老，长生不老！人类追求了几千年的东西，是我让它变成了现实！”

“魔鬼！畜生！”方丽奋力挣扎道，“你不会成功的，梁栋不会按你的要求去做的！”

“不，他会！”韩昌文拉开公文包，从里面取出一个药瓶，标签上写着强效安眠药。他晃了晃药瓶，药瓶里的一片药发出清脆的响声，他朝方丽诡异地笑了笑，说：“因为他有他的原则：特例、知情、同意！”

这时，司机推门进来，从韩昌文手中接过药瓶，转身出门。一小时后，司机来到聂飞的住处，对聂飞说：“韩院长派我来，他希望你不要出国。”

聂飞情绪显得很低落：“我已经买好了明天的飞机票，请转告老师，我再也不会回来了。”

司机在饮水机上接了杯水，问：“你就不能再考虑考虑吗？”

聂飞斩钉截铁地说：“不！”

司机叹了口气，左手从杯子上划过，一粒药片落入水中，像一片薄冰快速消融。“你别激动。”司机

端着杯子来到聂飞身边，“韩院长也说了，人各有志，不能强求……”司机把杯子递给聂飞，聂飞下意识地接过来，猛地喝了几口。

司机回到沙发上坐下，看着聂飞烦躁地在屋里走来走去，渐渐地，他的脚步越来越慢，眼神开始飘忽不定，不一会儿一头倒在沙发上，挣扎几下再无声息。

司机迅速起身，把杯子里剩下的水倒入马桶，然后冲水，洗净杯子放回原处。接着，他清除自己的指纹、脚印，最后来到窗口，看看窗外四下无人，这才俯身背起聂飞，来到楼下。他打开聂飞的车门，把聂飞塞到后座上，发动汽车，缓缓驶出。

司机没有注意到，一条细细的油痕随着汽车伸向远方，就在刚才汽车停车的地方，一个黑影突然从地上爬起来，狼狈不堪地冲进旁边的冬青树丛。

那黑影正是韩强，他已经在这里潜伏了好长时间，终于等到了天黑，见四周无人，这才钻到了聂飞的车底下。可 he 刚剪断了刹车油管，便听到了脚步声，吓得他趴在车底一动不敢动，直到汽车从他头上慢慢掠过远去。

看着远去的汽车，韩强发出一



阵狞笑，可是，他在车底只看到两只脚，他并不知道开车的不是聂飞，而是他叔叔的司机。

司机开车驶往郊外，途中他拨通了韩昌文的电话，告诉对方自己正在通往迪园的路上。车子快到小树林时有一个大下坡，在下坡路上车子越开越快，司机踩下刹车，可完全没用。很快，车子失控撞向一棵大树，然后在路上翻滚着，车体零件四下飞溅，最后随着一声巨响，车体撞断一棵大树，像一堆废铁，卡进了断枝残叶之间。

那头，韩昌文接完司机电话后，做了几个深呼吸，稳定了一下情绪，然后开始拨打梁栋的电话，吩咐梁栋立即做好手术准备：“昌文医院收到一名病人，已经确诊大脑海马体病变，接近脑死亡。我仔细看了，现在唯一有效的方案就是海马体蛋白置换。病人是遗体捐献志愿者，已经签订了协议，接受医学试验。”

这样的巧合太令人难以置信了，尽管梁栋已经为这

样的机会准备了很久，但他还是迟疑地问：“手术没有问题，只是……供体在哪里？我们从哪里取到蛋白？”

韩昌文沉默了一会儿，语调变得极为低沉，但很坚决：“我来做供体！”

梁栋吓了一跳：“这怎么可以……”

韩昌文打断他说：“我没几天好活了，对我、对病人，这也许就是最后的机会……”

梁栋“啊”了一声，他突然意识到这个手术里面似乎含有一些超出手术本身的意味。

韩昌文大义凛然地接着说：“你什么也别说，我知道你的意思。我





早说过,为了这个项目,我死而无憾!”说完,他便挂了电话。

这时,外面突然传来一声轰响,梁栋吓了一跳,他将视线投向迪园外浓浓的树荫,心中莫名其妙产生了一丝不安……

6. 阴差阳错

过了一个小时,韩昌文开车抵达了迪园,浓浓的夜色里,他并没有注意到路边的树木和平时有什么不同。他推开手术室的门,看到两张手术台并排放置着,两盏无影灯灯火通明。聂飞躺在其中一张手术台上,戴着氧气面罩,脸色苍白,额头上有一道伤口,脖子以下被雪白的床单覆盖着。呼吸机、体外心跳辅助仪都已开始工作,梁栋背对韩昌文站在手术台前,盯着聂飞一动不动。

看到聂飞头上的伤口,韩昌文一阵心痛,心里暗暗埋怨司机不小心。他又凑近看看似乎没什么大碍,这才放下心来,吩咐梁栋:“准备手术吧,要赶在大脑完全死亡前把病人救回来。”

梁栋依然背对着他一动不动,声音有些古怪,似乎有着浓浓的悲伤:“他还这么年轻……”

韩昌文看看手术台上的聂飞,一脸惋惜地说:“是啊,他也是我的一个学生,真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

梁栋有些意外地问:“您认识他?”

“当然,如果不是恰好送到昌文医院,又恰好碰到了我,没有哪个医生会想到检查这个部位。”韩昌文说,“海马体病变!病变正在向其他部位扩展,蛋白置换是我能想到的唯一有效的方法。”

“海马体病变?”梁栋诧异地看着韩昌文,问,“你确定?”

“当然,是我亲自做的检查,绝不会错。”韩昌文侧身把背部朝向梁栋,“人命关天,别再犹豫了,开始吧。”

梁栋呆立片刻,呼吸突然变得急促,双手开始剧烈颤抖。他开始整理麻醉静滴注射器,平时熟练的动作此时却显得异常生疏,把滴瓶碰得叮当作响。

韩昌文回头看了一眼梁栋,安慰说:“不要紧张,你是全国最好的脑外科专家,只要按照我们平时制订的方案,一定不会有问题的。”

梁栋咬着牙,右手捏着注射器针头,左手食指按住韩昌文脊椎第



三节，在针头刺入皮肤前，梁栋又停下来问：“是你亲自做的检查？你确定是海马体病变？”

韩昌文奇怪地看着梁栋说：“是呀，绝不会错。”

梁栋不再犹豫，针头猛地扎进椎管，韩昌文疼得“哼”了一声。梁栋看着麻醉液一滴一滴注入韩昌文的脊椎，忽然说：“老师，今天上午方师母说‘你想……’，我知道你想要干什么了。”

“你胡说什么！”韩昌文的音调尖锐刺耳，他回头严肃地盯着梁栋说，“你是一名医生，现在两条人命在你的手中，你不要再胡思乱想了！”

梁栋等着药力慢慢扩散，过了一会儿才幽幽地说：“老师，你还记得我以前的恋人吗？”

韩昌文感到渐渐麻木迷糊，梁栋的声音像隔了层墙，他努力想了想说：“唔，那个和你好过的女生？”

二十多年前，梁栋有一个初恋情人，在大学时两人便如漆似胶，竟然偷偷地住在了一起，后来被人发现，捅了出来。那时社会风气十分保守，此事一下子引来轩然大波。当时，梁栋是韩昌文最得意的门生，韩昌文出面力挺，保住了梁栋的学籍，而那名女生在羞愤之下不知所

踪。毕业后梁栋多方寻找，她却像消失了一样，音信全无。梁栋心灰意冷，从此不再沾惹男女之情，一直待在这个小院里做医学研究。

梁栋缓缓说道：“老师，有件事我一直没有告诉你，就在前几天我找到了她。当初她没有留下来是因为有了身孕，二十八年了，她独自一个人养大了那孩子。”

韩昌文感觉意识越来越迷糊：“唔，孩子……”

“我只见过他一面。”梁栋把头转向聂飞，轻轻抚摸他的脸，眼





中浮现出那种父亲对儿子的慈爱，“可我怎么能忘呢？孩子，一见到你我就认出了你。”

“他就是你儿子呀……”韩昌文突然意识到了什么，他强撑起身子，旋即倒下，“怎么会……他……”

“他就是我的儿子！”梁栋回头盯着韩昌文冷冷地说，“没有什么海马体受损，是吧？”

韩昌文拼命挣扎，想让自己清醒过来：“不，不，不，是我亲自做的检查，不会错！”

“没什么海马体损伤，没什么脑死亡，甚至没有昏迷，他只是在沉睡。你不要争辩，不用任何仪器，每个搞医学的都可以分辨出来。”梁栋揪住韩昌文的胸口说，“你给他服用了什么？安眠药？怎么会是安眠药呢？如果是环丙拉定之类的，我一定不会怀疑。你是专家，怎么会犯这么低级的错误？”

梁栋的声音像塞在棉花团里，韩昌文感觉身体越来越麻木，脑子越来越迷糊：“安眠药？怎么可能是安眠药？”

韩昌文不知道，他让司机偷偷放到聂飞杯中的，并不是可导致疑似脑死亡的环丙拉定，而是一片真正的高效安眠药——方丽出于女人

特有的敏感，偷偷调换了药片。

梁栋开始调试激光刀，韩昌文顿了一下，突然清醒了一些：“梁栋，你……你想干什么？”

“老师，你说我想干什么！”梁栋痛苦地说，“我还能干什么？你不就是想要这具身体吗？我给你！”

梁栋猛然拉开盖在聂飞身上的床单，手术台上是一具几乎完全破碎的身体，巨大的撞击已经彻底摧毁了这具肉体的生机。

“啊！”韩昌文吓得尖叫起来，扭动身体拼命挣扎，“司机……司机在哪儿？”他不知道司机还在那片小树林里，在汽车碎片里被挤成了一堆烂肉。

梁栋戴上消毒手套，把韩昌文的头扭向左边，在他的右额上画了一个小小的十字，然后举起激光刀，对准十字慢慢切下……

韩昌文的挣扎彻底消失，巨大无比的空虚像黑暗一样将他慢慢吞没。在这具肉体记忆的尽头，是这样一句若有若无的话：“孩子……我不会让你死的，我这就给你一具新的身体……虽然有点老……相信我，以后会有更好的……”

（发稿编辑：朱虹）

（题图、插图：杨宏富）



故事会微信号:story63, 欢迎添加故事会微信, 参与互动!

· 神探夏洛克 ·

同 谋

这天上午, 一幢公寓楼里传出了枪声。公寓的管理人员听到后, 立刻报了警。当他上楼查看时, 发现2楼9号房间的门外渗出了鲜血, 门上还留有两个弹孔。

这时, 刑警们赶到了, 撞开门后发现一个男子躺在门边, 面部中了两枪, 已经死了。死者应该是在应门时, 被凶手隔着房门打死的。虽然死者因面部中弹无法辨认, 但管理员很肯定, 死者不是这户的房客汤米。死者身高超过一米八, 而汤米是小个子的拳击手。后来, 通过指纹识别, 确认了死者的身份, 他是侵吞了银行500万美元、正在被通缉的罪犯华特。

夏洛克在了解了犯罪现场的情形和死者的身份后, 与刑警一同赶到拳击训练场, 见到了汤米。汤米的身高确实不高, 只有一米五。在听刑警讲了案情后, 汤米的脸色很难看。他告诉刑警, 他和华特是同学, 昨天夜里华特突然去他的公寓, 要求住一个晚上。汤米还说了他的猜测: “警官, 我觉得华特是被错杀的。上周比赛, 我曾受到威胁, 要我输掉比赛, 可我没有照做, 于是对方恼羞成怒, 又威胁说要干掉我。”

夏洛克在听完汤米的话后, 喝道: “别演戏了! 杀手杀的就是华特, 而你是同谋, 你们的目的是要把华特从银行侵吞的500万美元弄到手!”

那么, 夏洛克是如何识破汤米的谎言的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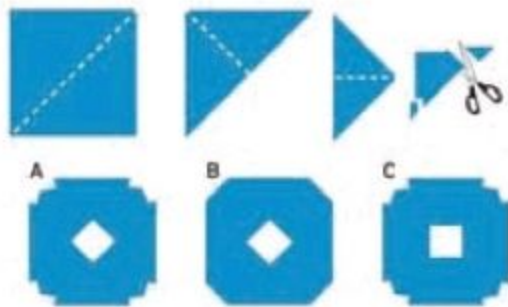
超级视觉 可爱的小鸡

这幢建筑物从某个角度看, 非常像一只呆萌可爱的小鸡。其实, 这是一个教堂, 位于美国佛罗里达州的圣彼得海滩边。



思维风暴 空间想象

你能根据图片, 找出布料经过折叠并剪裁后的图形是哪一个吗?



想知道答案吗?

1. 您可直接扫描右侧二维码。
2. 您可登录 <http://t.cn/R9ZRpgR>。
3. 购买2017年10月上《故事会》。

动感地带, 与您不见不散! 上期答案见本期P57。





· 细节 ·

墙 下

他高中时沉迷网络游戏，经常半夜翻墙去网吧。

有天深夜他又去翻墙，爬到墙头向外一张望，立即回身向宿舍飞奔。

同学见他神色异常，问他怎么了，他却什么也不说。

从此，他竟戒了网瘾，认真读书。学校里盛传他见鬼了。

后来他考上名校，昔日同学又问到这件事。

这时，他才说出真相：那天，他的父亲来送生活费，舍不得住旅馆，在墙下坐了一夜。

女 鬼

女友车祸身亡以后，他悲痛万分，用尽所有办法，终于找到途径能再见她一面。

他像过去约会那样，理了发、熨了衬衣，心中有千言万语想要倾诉。

不料，他见到的却是一个模样吓人的女鬼，张开血盆大口直扑过来，吓得他落荒而逃。

女鬼站在原地俏皮地笑了，仿佛放下了一件心事：“笨蛋，这回吓得你不敢再想我了吧。要好好活着啊……”

灯 泡

屋里的灯泡突然灭了，我仔细检查了一下，灯泡接触良好，钨丝也没有断。

我重新按下开关，灯泡闪了两次又灭了。

我问：“灯泡，你怎么了，不开心吗？”

灯泡回答：“等会儿再亮吧，有只蛾子在窗外看我好久了。”

我说：“那不挺好？她是看上你了吧。”

灯泡说：“我不是火，别让她看错了，误了人家一辈子。”





功夫

爸爸问：“儿子，你觉得爸爸壮吗？”

儿子答：“壮！”

爸爸又问：“你觉得少林功夫厉害吗？”

儿子说：“厉害！”

爸爸说：“如果我剃成光头，去练少林功夫好不好？”

儿子拍手笑道：“太好了！”

第二天，儿子看到爸爸真的剃了个光头，高兴地说：“爸爸加油，一定要练成功夫高手！”

那天，是爸爸准备接受化疗的前一天。

星星

我初中时暗恋同桌很久，有次看她在折星星，便问她：“你这是准备折给谁啊？”

同桌笑着说：“我要送给喜欢的人。”

毕业那天，同桌送给我一只毛茸茸的熊玩偶。

我抱着这只熊玩偶，心里想的却是：她折的那些星星不知道送给谁了呢？

许多年过去了，我娶妻生子，那只熊玩偶也丢给儿子玩了。

有一天，顽皮的儿子不小心把

熊扯烂了，里面满满的全是星星，都掉了出来。

妻子莞尔一笑，说：“你看，当年我的手工还不错吧？”

记忆

小时候妹妹生了场病，只能记住四个人——父亲、母亲、我，还有她自己。

在妹妹16岁生日那天，我对她说：“如果你有了喜欢的人，就把我忘了，把那个人和爸妈一起记在心里吧。”

妹妹笑着说：“我才不会呢。”

后来妹妹谈了恋爱。有天，她牵着男友找到我，带着哭腔问我：“哥哥，我是谁啊？”



扫一扫二维码，可带走、分享这些精彩细节。

细节，故事之灵魂。本刊推出全新栏目“细节”，意在讲述和传播有细节亮点的小故事。若您看到或听到的故事里有令人难忘的闪光细节，有以小见大的人生智慧，欢迎推荐给我们，篇幅在600字以内。来稿一经采用，即致稿费。本期责任编辑电子信箱：nina_lyj@sina.com。



手机

■ 邵福军



大林是局机关干事，最近局里有两件人事变动：一是老局长荣退，新局长上任；二是原办公室主任荣升，局里要任命一位新主任。为竞争主任职位，好多人都想做新局长的的工作，可新局长似乎油盐不进。

这天晚饭后，大林又为送礼的事发愁，妻子“哼”了一声说：“我就不信他真不收礼，怕是他初来乍到，对你们还不熟，想着万一被录了音、照了相，麻烦就大了。当前非常时期，送礼要巧妙、不露声色，他才敢收。”想了一会儿，妻子问大林，“你们局长平时有没有什么比较感兴趣的東西？”“他最近新

换了一部品牌手机，特别高大上，他总夸那手机好。”

几天后，同事们发现，大林换了一部手机，居然和局长的一模一样，甚至连包裹手机的皮套也是同款的。面对同事复杂的目光，大林微笑不语，直到局长也发现了这件事，露出复杂的表情，他才激动地说：“这个牌子的手机真是名副其实的好，我做梦都想有一部！可日子过得紧，老婆不批钱，再说我一个小科员，也配不上这种大品牌。所以……嘿嘿，我买了这个山寨的，就连保护套也是人造革的。”大家一听都乐了，局长也愉快地笑道：“年轻人，挺有想法的嘛，好好干！”



大林正暗自庆幸，一个大麻烦来了。

这天，局机关全员聚餐，大家都喝高了。晚上回家时，大林突然发现，他和局长互相拿错了手机。

这可不是什么好玩的事儿，局长的手机里得有多少秘密啊！有些人可能会想，何不借此掌握局长的隐私，从此牵着局长鼻子走。但大林不想玩火，他听说局长上面关系很硬，怕弄不好反而会引火烧身，断送自己的前途。不过，大林还是忍不住好奇，翻开了局长的手机。果然，里面有疑似受贿的信息，还有局长和情人的私密照片。大林吓得赶紧把手机扔在一边。

“现在当务之急是，赶紧把手机换回来。”妻子说。

“说来容易，但局长怎么能相信手机没被翻看过？”大林懊恼万分，“看来我要坏事了！”

“当然不能直接去换。”妻子白了他一眼，“我看这未必是坏事……”

第二天，局里纷传着一个惊人的消息：大林昨晚酒精中毒，造成视网膜损伤，引发暂时性失明，回家后就什么都看不见了，当晚就住进医院。

同事们纷纷到医院探望大林，

局长也来了。局长是在晚上，一个人悄悄来的，一来就反复问大林：真看不见了？大林连连称是，还拿出了诊断书。局长又问：“出了这么大事，咋不给我打个电话？”

“哎哟，局长您不提我都忘了，昨晚有几个人打我电话，却都说找您。我当时眼睛痛得厉害，就没顾得上问，正好您熟悉这款手机，帮我看看是不是设置有问题。”大林边说边摸索着，从枕头下摸出手机。

局长有些急切地接过手机，打开皮套，脸上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表情。过了一会儿，他把手机放进包里，又拿出另一部手机递给大林，“确实是设置有问题，我给你调好了。你好好养病吧。”说完，局长悄悄退出病房。

不久，大林被任命为办公室主任。

（推荐者：顾 诗）

（发稿编辑：刘雁君）

（题图：孙小片）

绿版编辑部电子邮箱：

朱 虹：zhong98305@sina.com

王 琦：wangqi_8656@126.com

刘雁君：nina_lyj@sina.com

赵媛佳：babyfuji@126.com

黄怡亲：hyq_0415@qq.com



阿P 当捕快

■ 刘振涛



我要揭榜

阿P和小兰吵架了，小兰每月给阿P四百块零花钱，被阿P请朋友喝酒一次性花光了。小兰说他，阿P嘴巴很硬，还说什么“我阿P没钱照样能活”，气得小兰扭头不理他。

第二天，阿P几次想张口要钱，可想起昨天说过的话，终究没能抹开面子，讪讪地出门了。

今天周日不用上班，去哪儿好呢？阿P掏了掏口袋，就剩几块钱了，他蔫了，正要打道回府，突然看见一辆大巴停下了，车身上赫然写着“免费大巴”的字样。阿

P“腾”地上去了，到了终点才发现，那是一个旅游景区，叫“七侠镇”。

下了车，一座宏伟的城楼矗立在眼前，阿P仿佛到了古代，除了游客，其他人全都是古装，有轿夫小贩，有杂耍卖艺的，也有衙役捕快，在城门口进进出出，像集市一样热闹。

阿P兴奋了，随着游客到了检票口，不料却被拦住了，他一抬头，巨大的牌子上写着“票价：98元”，阿P傻眼了，不是免费的呀！他红着脸从人群中挤出来，可心有不甘，他四下扫视着，高大的城墙是翻不过去的，连个狗洞也没有，



咋能混进去呢？

就在这时，阿P一眼看到好多人围着城墙，不知在看啥，他忙凑过去，一看，顿时吓了一跳：上面贴着一张用毛笔写的缉捕令，还有一个画着圆圈的“赏”字。

看着那画像，阿P一激灵，画像上的人他刚刚见过的，是个小贩，下车时跟他撞了个满怀，个子不高，尖嘴猴腮，很好认，对，就是那小子！

阿P认真地看着告示：“案犯张二狗，打家劫舍，杀人越货，十恶不赦，凡能捉拿案犯者，赏白银千两，特此告知，七侠镇衙门。”后面是红红的官印。

哇，一千两银子啊！阿P生怕被别人抢了先，他上去一把揭下告示，兴冲冲地跑到检票口：“我揭榜了，我能帮你们逮住那小子……”

两个检票员一愣，笑了一阵，两人耳语了几句，一人掏出手机打了个电话，很快便打开门闸：“这位客官里面请，第一条街左转，就是你要去的地方了。”

阿P那个高兴啊，装傻充愣混进来了，还以为我真傻呀？什么抓逃犯，那是假的，谁不知道？我只要能混进来就好喽！正高兴呢，突然，迎面走来两个衙役，他们盯

着阿P手里的告示，看了又看，然后一抱拳，齐声说道：“我二人奉命在此等候好汉，请！”

阿P一愣，后悔不迭，咋不一进来就扔掉告示啊？这下好了，人家当真了！

阿P硬着头皮跟二人来到衙门，班头热情迎接，一口一个“好汉”，一口一个“大侠”，把阿P弄得还真进入了角色。班头交给阿P一个精美的腰牌，说：“拿着这个，你就是我们衙门的特聘捕快了，可以自由出入城门去寻人。”

我的天呐，这待遇忒好了！阿P兴奋地出了衙门，拿着通缉告示在人群中搜寻张二狗，没多久，张二狗居然撞枪口上了，他向阿P兜售斗笠，被阿P一把抓住：“好小子，我是衙门特聘捕快阿P，你逃不了啦！”

那小子一听，似乎没回过神来，等看到阿P手里的告示，才明白咋回事，他奋力挣脱，撒腿就跑……

不是黑店

张二狗比兔子跑得还快，可此刻他在阿P眼里，已经不是一个人，而是一大坨银子，说啥也不能让他跑喽！



追了半小时，最后张二狗瘫了下来：“哥呀，你是田径队员吗？我服了，我跟你去衙门，再让你追下去，我非断气不可。”

阿P带张二狗回到衙门，上交了腰牌，班头果然让衙役端来四个托盘，盘里全是白花花的银子，把阿P看傻了：“这、这都是真的啊？哎哟，我的亲娘啊，我穿越了吗？”

一旁的衙役一本正经地说：“好汉，银子只能在七侠镇内花销，不管吃饭购物都行，唯独不能带出镇，到了城门口，银子是会被没收的。”

阿P一听有点泄气了，这么说来银子只是道具，不是真金白银，但他转念一想，景区里有很多店铺，现在手里拿着一千两银子，必须当回土豪啊！这么一想，他向捕快要了个口袋，把银子倒进去，背着口袋，出了衙门。

刚才追张二狗早就饿了，阿P来到一家饭庄，抬头一看菜价，才几十元一盘菜，他乐了：“店小二，来二斤卤牛肉，三两烧酒，快点！”

酒菜一上来，阿P狼吞虎咽，很快吃光了，他打着饱嗝拿过口袋，掏出两锭银子“啪”地拍在桌上：“小二，不用找了。”



这时，饭庄里吃饭的游客都惊奇起来，别人都用人民币，他咋用银两？顿时，人们都围过来看稀奇。

这下把阿P得意的呀，一只脚踩在凳子上，把全部银两倒在桌子上，掏出手机来了两张自拍，发到了朋友圈，还配上文字，他就是要让小兰看看，他阿P在另一个世界里如何叱咤风云！

店小二跑来一看，乐了，饭庄早就得到景区的通知，用银两消费的人叫阿P，只要他本人消费一路绿灯，并通知了银两的折算比率。店小二大叫一声：“哇，您是抓捕逃犯的大侠阿P吧？没想到您能光顾我们小店……”

人们一听，大侠？抓逃犯？人群喧闹起来，阿P拗不过大伙儿



柳暗花明

七嘴八舌的发问，只好添枝加叶地描述了他抓捕逃犯的英勇事迹。正说着，“嘀铃铃”的手机铃声打断了阿P的话头，一看是小兰的电话，阿P知道小兰一定看到了朋友圈，看到了那一大堆银子了，他拿起手机又吹了起来，小兰在电话里欢喜地说：“我长这么大还没见过银子呢，你太有本事了，这个月零花钱我再给你加200！”

阿P不等小兰再问啥就挂了电话，人群中的店小二冲他拱拱手：“大侠，您两锭银子不够哇，您一共消费三百两。”

一顿饭吃掉三百两，黑店呀？可经店小二一解释，阿P明白了，银子在这里类似“购物券”，所谓一千两，不过是个定额而已，并不是真的一千两。

用这种“购物券”的人，他阿P是第一人，因为没有人揭过榜，没人干过这种傻事，偏偏他阿P干了，景区居然把这个“游戏”纳入以后的游览项目中，这是后来的事，阿P不知道罢了。

想想自己给景区开了先河，而且是花银子第一人，阿P又不心疼那三百两了，他大方地付了账，离开饭庄，背着剩余的七百两银子，一路逛，一路买买买……

一圈逛下来，阿P浑身快散架了，他这才发现，口袋瘪了下去，只有一锭银子了。街道上人也快走光了，店铺三三两两都关了门，天居然快黑了！

阿P急忙跑到城门口，朝外一望，广场上空荡荡的，一辆大巴都没有了，只有远处几辆出租车在招揽生意，一打听，最后的班车刚刚开走！

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几十公里的路，走回去还不得半夜啊？阿P想打车，可一想到身上没钱，又转了回来。最后，他想来想去，找了家客栈，掏出最后一锭银子：





“掌柜的，住一晚多少钱？”

掌柜白天围观时见过阿P，他笑眯眯地说：“这不是大侠阿P吗？您是要上房呢？还是……”

阿P急忙说：“最便宜的，我就是体验一下生活，不能太奢侈嘛。”

结果，最便宜的要一百多两银子，阿P只剩下三十两，根本不够！阿P红着脸，说想打工顶住宿费，掌柜坏笑着一指墙上的招聘广告。阿P一看：招聘店小二，每月一两二钱银子。挣够一百两银子得多少年啊？我明天还要上班呢！

一分钱逼死英雄汉，阿P顿时气短了，低声下气地跟掌柜商量，好歹让他住下来，可人家就是不同意。正在争执，门外走进两名捕快，“哎呀呀，好汉，您在这儿啊，我们找了您半天，以为您走了呢！这是七侠镇给好汉的答谢，请务必笑纳！”说着，一个捕快递上一个红包。

阿P接过来一捏，感觉到里面是钱，至少几百块啊，这红包给得太及时了，他激动得差点哭了，还住啥店啊？赶紧打车回家！

阿P不好意思当面打开，再三道谢后把一锭银子交给捕快，走

出门来，撒腿就往城门口跑。

这当儿，最后一辆出租车正要启动，阿P冲出闸门，拉开车门坐了上去……

阿P气喘吁吁的，车子开出很远，才平静下来，他打开红包一看，傻眼了，哪里是钱啊，里面竟然是四张景区门票！他顿时没了底气，犹豫着递给司机一张门票，弱弱地问：“师傅，我钱花光了，用这门票抵你车费，行吗？票价98呢。”

司机愣了一下，他想，自己经常跑这条线，知道怎样把门票卖出去，如果卖了，扣掉这趟车钱，起码赚一半，行！

阿P到家后，小兰左瞧右瞧，疑惑地问：“银子呢？”

经过一番解释，小兰虽说不大高兴，但还是有些佩服阿P，好吃好喝玩了一整天，没花家里一分钱，有点能耐！

阿P掏出三张门票，又吹开了：“人家还送我三张门票呢！我在那里也算是个名人了，改天我带你和儿子去玩一次，也当回土豪。”

小兰一听，立马进厨房炒菜去了……

（发稿编辑：姚自豪）

（题图、插图：顾子易）



杀手锏

■ 曹景建



这些天来，成新足球队的黄教练愁得觉都睡不好，因为市企业足球联赛要开始了，成新老总下了死命令一定要赢，而老对头科飞公司队实力非常强，恐怕又要成为他们的手下败将。

黄教练的小舅子听说了姐夫的烦心事，眼珠骨碌一转说：“我给你推荐一个叫麻三的人来，绝对靠谱！”

黄教练把麻三带来球队，大家都笑了，这麻三弓背驮腰，就像个病秧子，他能踢啥足球？可麻三这个替补却很敬业，每场比赛都不落下。

这天，成新队和科飞队在决赛中碰面了。果不其然，刚上半场，成新队就被科飞队踢了个二比零。下半场进行了二十多分钟，还是难以突破。

成新集团的老总坐在旁边，一直给黄教练翻白眼。

黄教练一咬牙，把麻三换上了场。

麻三上去后，像泥鳅一样紧贴对方前锋，不一会儿，对方前锋就急了，在争球时身子一斜想把麻三挡开，没想到麻三顺势倒地，嗷嗷乱叫。

裁判判对方前锋严重犯规，一个红牌罚下去了。没有了这个“进分王”，科飞队阵脚大乱。

成新队抓住时机，连进两球，战平了。接着，对方后卫又在禁区和麻三发生了冲撞，麻三倒地，主裁判判成新队点球！

凭着这一粒点球，成新队夺了冠。成新老总十分高兴，问黄教练：“今天比赛麻三功劳最大，他是干啥的？”

黄教练小声说：“我小舅子是交警队长，他推荐的这个麻三是个专业碰瓷的。你看麻三那两个假摔，演得天衣无缝，裁判都没觉察出来！”

（发稿编辑：王琦）



躲的不是地方

■ 闻春国 编译

男子到酒吧买醉，喝了几杯后，便向调酒师抱怨起前两天的悲惨遭遇。那天，他在酒吧和一个金发女郎相聊甚欢，女郎还问他是否愿意去宾馆，男子激动地跟着女郎走了。可他刚走进宾馆房间，就听见门口有钥



匙声。女郎说，是她男朋友回来了，叫男子赶快躲起来。男子只好爬到窗外，用两只手抓住窗框，整个人悬在那里。

男子喝了口酒，继续说道：“几秒后，我就听见那家伙把门打开了，一进门便嚷道：‘你这狐狸精，刚才和谁在一起？’接着，他就在房间里到处乱找。很快，我听见那家伙问：‘窗子那边挂着什么东西？’幸好女郎急中生智转移了他的注意力，他才没有继续搜查下去。”调酒师笑着说：“那你不是挺幸运的？”

“别提了！”男子摇头叹道，“后来，那家伙竟然朝窗外倒出一壶滚烫的热水，你瞧，我的整个头皮都被弄成了二级烫伤！”调酒师惊叫道：“噢，要是我，准会被气疯的。”

“不，这还没有真正让我感到郁闷。”男子叹道，“紧接着，那家伙使劲地关窗子，你瞧，我的手指被轧得血肉模糊。”调酒师看着男子的手，说：“是呀，我明白你为什么如此沮丧了。”

男子摆摆手说：“不！这还不是真正让我感到沮丧的事。”“哎呀，那到底是什么事？”

男子长叹一声说：“我当时拼命抓住窗框，可当我回过头向下望时，我发现自己离地面竟然只有六英寸左右！”

（推荐者：彼岸花开）

（发稿编辑：朱虹）



高手出马

■ 马绘涛

这时，有人给老李支招说：“老李，其实你家里还有一位功夫超强的人……”

老李听了大喜过望，拍着脑袋说：“我怎么把他给忘了呢！”

于是，老李重新送去战书，并和老张说好，这次比武必须分出高下，输的一方要认错道歉，摆席三天！

老张知道老李家没什么高手了，自信必胜无疑，痛快地答应了。

开战那天，老张早早地来到公园，里面早就围满了看热闹的群众。不一会儿，老李和他的家人也到场了。老张向老李那边扫视了一下，神气地问：“你们派谁跟我打？”

老李从身后扶出一位满头白发的老人，介绍道：“这是我爷爷，今年101岁，是我们家里最德高望重的高手，我们让他跟你打！”

老张傻眼了。

（发稿编辑：朱虹）

小李在学校里经常被小张欺负，小李的父亲老李知道后，气得上门去和小张的父亲理论。

老李是会武术的，一向用拳头说话。可老张并不是省油的灯，他练过拳击和散打，软硬不吃，蛮横护着犊子。两人吵着吵着，约定去公园决斗。

老张膀大腰圆，没几下就把干瘦的老李打趴下了。老张得意极了。

这下，老李丢光了颜面，他怎么也咽不下这口气，就找了个散打高手，连夜给老张送去战书，说要再比一回。

老张死活不接战书，说：“这是我们两家的私事，不牵扯外人，你若派家人，我就出战！”

这可难办了，算来算去，老李已经是家里功夫最强的人了，别人上去还不是白搭？



如此孝子

■ 潘李君

老王和老孙都在养老院，两人同居一室，天天下棋、聊天，很快成了亲密的朋友。

老王有一个儿子，十分孝顺，知道父亲爱泡澡，工作再忙，每月也会

抽出一天时间，带老王去澡堂舒舒服服地泡个澡。老孙也有一个儿子，却很不孝顺，甭说一个月来一次了，有时一年到头也难得来一趟。因此，每次见老王的儿子小王来养老院，老孙都十分羡慕，事后总是唉声叹气一番。心说：我儿子要是有小王一半的孝顺，也就心满意足了。

这天，小王又来了，嘘寒问暖了一通，又带父亲去了澡堂。

泡完澡，小王把父亲送到养老院门口就匆匆走了。老王看着儿子的背影，不由摇头叹息。老孙见了，说：“老王，你有这么一个孝顺的儿子，还不知足？”

“孝顺？”老王叹气说，“孝顺才怪！”

老孙疑惑地问：“怎么，你儿子今天没带你去泡澡？”

老王说：“澡是泡了，你以为是白泡的？实话告诉你吧，我也是没有办法呀，要是不想个法子，这小子能每个月来一趟吗？”

老孙听了，更加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了。

老王说：“我每个月领到退休金，都把钱藏到贴身衣袋里。这小子明里不好意思向我要钱，就趁我脱了衣服泡澡的时候，悄悄把钱掏了去。为了每个月见上儿子一面，我只好一直装糊涂啊！”

(发稿编辑：王琦)





棋高一着

老男孩



这天，小怡发现闺蜜楚楚穿了条漂亮的新裙子，就问多少钱买的。楚楚一脸得意：“两千块，我使出绝招才让我那抠门老公给买的！”

在小怡的追问下，楚楚才道出她的绝招：她先带老公去珠宝柜台，说是要买一枚五万元的钻戒，老公自然不肯，楚楚假装生着气，这才去了女装区，指名要买这条早就物色好的裙子，老公哪敢不从？

小怡点头受教了。第二天，她和男友亮子逛街，小怡正想亮出绝招，亮子却主动提出去看钻戒。两人来到柜台，小怡选中了一款标价十万的钻戒，亮子笑着说：“我现在就给你戴上。”说着，他忽然“扑通”一声单膝跪地，手拿戒指，深情地望着小怡：“亲爱的，你愿意嫁给我吗？”

小怡幸福得差点没晕过去，一脸害羞地点了点头，让亮子把戒指戴上。

就在这时，亮子却冷不丁拔下戒

指递给营业员，对小怡说：“行！亲爱的，那你等我攒够了钱给你买！”

小怡又气又羞地转头就走，决定使出绝招，她来到女装区，走到心仪已久的裙子前，对亮子嗔道：“今天你必须给我买这条三千块的裙子，作为补偿。”

谁知，亮子却小声对她说：“亲爱的，别闹脾气了！钱省下来，才能给你买戒指，好不好？”说着，他掏出手机，把刚刚拍的钻戒给小怡看，“你戴着这戒指真是美极了！”小怡看看照片，再看看亮子真挚的双眼，犹豫着答应了。

亮子又把小怡夸了一通，小怡美滋滋地去补妆了，亮子这才拿出手机，拨通了楚楚她老公的电话：“哥们，你输定了！你陪楚楚逛街省了四万八千块是吧？知道我今儿省了多少吗？整整十万三千呐！”

（发稿编辑：赵媛佳）



对号入座

■ 凌 风

小王坐火车到外地出差。上了车，他手拿车票找座位，发现一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子坐在自己的座位上，靠在椅背上睡得正香。小王轻轻地把他拍醒，客客气气地说：“不好意思，这是我的座位，麻烦您让一下！”

小伙子睁开眼，醒了会儿神，才懒洋洋地反问小王：“你的座位？你是不是搞错了？要对号入座啊！给我看一看你的车票。”

小王心里有些不快，把车票递给

他。小伙子仔仔细细地看起来。小王看他那慢吞吞的样子，耐着性子揶揄说：“看仔细点，可别被我忽悠喽！”

刚说完，小王忽然注意到有一个胡子拉碴的男子站在一旁，瞪着一双布满血丝的眼，时而看他，时而看小伙子。小王心里一紧：看来他们是一伙的。但转念又一想，怕什么，总不至于明目张胆地抢座位吧。

这时，小伙子看完了车票，把票递还给小王，然后老大不情愿地站起身腾座位。小王刚坐下，就见那男子冷不丁照着小伙子后脑勺就是两巴掌，嘴里还不停地嚷嚷：“你倒是睡得舒服啊！你倒是睡得舒服啊！”小伙子抬手招架，两人撕扯在一起。

什么情况？小王一下子蒙了。这时乘警走过来，喝住男子说：“住手！有话不能好好说？至于动拳头吗？”

男子住了手，余怒未消地狠狠瞪了一眼小伙子，委屈地申辩说：“警察同志，你不知道这小子有多坏！”他指了指小王的座位，“我本来在这里坐得好好的，这小兔崽子拿张票在我眼前晃了晃就收了起来，说是他的座位，害老子站了一宿啊！”说着，男子又转向小伙子，气急败坏地吼道，“都是站票，你凭啥把老子赶起来？”

（发稿编辑：赵媛佳）

（本栏插图：包丰一 顾子易）



微信+报刊订阅网, 及时下单、轻松收刊

《故事会》及《故事会》文摘版已全面接入
中国邮政线上订阅服务

故事会

《故事会》：原创性文化综合类杂志，连续5届荣膺“国家期刊奖”，全国9000种期刊中首摘“驰名商标”桂冠。创刊50多年，总发行量10多亿册，超50亿粉丝，凡是有华人的地方，都能听到“我是看故事会长大的”亲切话语，是一本名副其实的全民杂志。

《故事会》文摘版：非虚构性、故事体文摘杂志，文摘杂志的“新科状元”。有趣、有料、有观点，谈古、说今、讲故事。一则好故事影响人的一生。

选择《故事会》，就是选择中国好故事！

立即扫码订阅



故事会



故事会文摘版



本报刊订阅和投递服务由中国邮政承担，请在中国邮政公众服务号中进行查询。中国邮政报刊微信订阅统一由“中国邮政”微信服务号提供客户服务。全国统一客服电话：11185-9-2

“中国邮政”官方微信号/网上营业厅

8.18 全新改版上线

中国邮政报刊订阅网网址：

<http://bk.11185.cn/>



轻松便捷 一键办理

查快递

查运费

查网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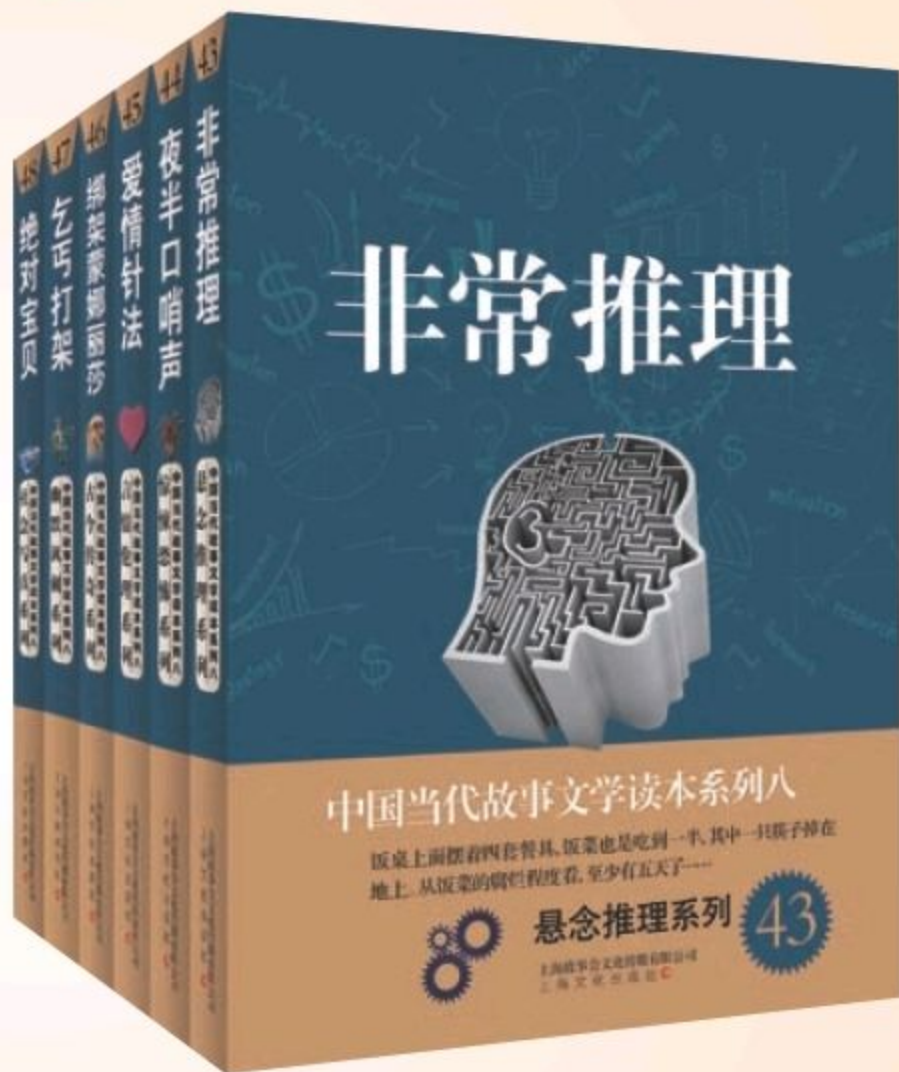
订报刊

买邮票

在线客服

“中国当代故事文学读本”系列八

故事会编辑部特别推荐



“中国当代故事文学读本”现已推出系列八，一共六本：

1. 悬疑推理 《非常推理》
2. 惊悚恐怖 《夜半口哨声》
3. 言情伦理 《爱情针法》
4. 古今传奇 《绑架蒙娜丽莎》
5. 幽默讽刺 《乞丐打架》
6. 社会写真 《绝对宝贝》

购买方法

- 1、中国当代故事读本系列八原价90元，现优惠价80元。登录故事中国网www.storychina.cn网上书店购买，支持支付宝和20多种银行卡支付；
- 2、登录故事会淘宝官方店shop36332989.taobao.com或扫描二维码进入快捷购买通道！
- 3、可以通过邮政汇款。汇款地址：上海市黄浦区绍兴路74号，邮编：200020，收款人：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出版发行部，电话：021-6433 8113。



ISSN 0257-0238

CN31-1127/I

国外代号：M156



国内代号：4-225

零售价：4.00元

9 770257 023176

中国邮政发行畅销报刊

每月8日出版



故事会文摘
gsh-wz